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論文

不孕症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生產/失敗的
敘說研究—以四位半導體產業中高階女性主管為例

A Narrative Study on Women with Infertili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Infertility Treatment to Successful Pregnancy and Delivery or Failure of Their
Treatment: A Case Study of Four Women on the Middle and Upper Levels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研 究 生：林文麗

指導教授：陳增穎 博士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 六 月 三十 日

南 華 大 學

生死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不孕症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生產/失敗
的敘說研究—以四位半導體產業中高階女性主管為例

研究生：林文麗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陳增義

李明昌

蔡昌雄

指導教授：陳增義

系主任(所長)：蔡昌雄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30 日

謝誌

12年前聽到好友余明芬告訴我，她進入南華大學生死所就讀，並帶我參加慧開法師的演講，因此種下了奇妙因緣。

懷著興奮又期待的心情當學生，心甘情願過了整整三年沒有星期六/日的生活，過了繁重又忙碌的五個工作天，再上山充電兩天，心理真的覺得好滿足。也驚覺「生、死」這個呼吸間，這麼切身的事情，平常卻視而不見，習以為常的忽略。慶幸、接受生死所老師們的啟發，讓我發現平常的自己活的太粗糙，並重新調整自己對待生命的態度。

感恩謝青龍老師對我論文的啟蒙。而在寫論文的過程中，要特別感謝指導教授陳增穎老師，撥出與家人相聚的時間指導我的論文，老師親切的笑容和寬容的態度，能讓我勇敢的提出各種問題，也因為老師持續的鼓勵，我才能完成對我而言不可能的任務。

感恩口試委員蔡昌雄老師、蔡明昌老師，兩位老師百忙中，給我諸多的建議，讓我的思考更具深度和廣度；感謝四位研究參與者，沒有她們的坦露就沒有這本論文；感謝我的先生對我的包容，讓我可以無牽無掛的當學生；感謝四年中結交的好同學，佳怡、欣德、美慧等，沒有你們、就沒有這本論文的產生。

要謝的人實在太多，自從成為南華人，我在工作、生活中常會向朋友們推薦南華，鼓勵他們有機會一定要到南華挖寶。論文完成後，對我而言、並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我會秉持著在南華教授們身上所學的，對生命認真的態度，持續認識並了解生命，成為一位能帶給自己與他人希望的人。

中文摘要

醫藥科技的進步，能有效的節育，大多數的夫妻認為生小孩只是決定的時間。而現代職業婦女、尤其是半導體產業的女性工作者，面對尖端科技瞬息萬變的職場環境，她們要承受來自工作績效及自我調適的壓力，同時也受到傳統文化對女性生育子女的要求；本研究將焦點集中在半導體產業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或失敗的過程中，承受哪些家庭與職場壓力及困境，並如何影響其自我調適。

本研究採用敘說研究法，用故事反應受訪者的經驗，同時採用「整體—內容」分析方式。共訪談四位在半導體產業工作的女性，第一階段的分析呈現四位受訪者從接受治療成功/失敗生命過程的生命故事，並個別就四位受訪女性的敘說故事，針對三個研究問題提出主題整理與研究者的詮釋。

第二階段根據研究目的，進行跨案例分析及綜合討論。在「社會期待之影響」，歸納出「影響生育觀念的，依然是傳統文化」、「面對親朋好友的探問，讓自己不自在」；在「家庭與職場的壓力和困境」，歸納出「工作習慣講究時效，懷孕亦同、直接採用治療」，一、在「失敗者治療的困境」，歸納出「面對家人的期待是動力、更是壓力」、「治療過程都在尋找解決方法」、「當懷孕期望落空，與家人關係變得不自在」、「工作與家庭角色都要兼顧的壓力」；二、在「成功懷孕者治療的困境」，歸納為「拿掉多餘胚胎數的罪惡感與生男生女的困境」、「成功懷孕得到家人更多關懷」、「工作或家庭比重的兩難」；在「過程，如何影響其自我調適」，分成：一、「治療失敗者自我調適」，歸納出「勇於嘗試治療，難掩失敗的挫折」、「雖有決心，卻難抵生理年齡的限制」、「接受自己的負面情緒，主動找先生溝通」、「接受不能當母親的角色，對工作更投入」；二、在「成功懷孕者自我調適」，歸納出「工作與家庭角色的兼顧」、「為了達到家人的期盼，甘願忍受治療之苦」、「工作與家庭角色難以平衡、也無法取捨」。

最後，根據研究者對在半導體產業工作的女性、如何面對當今的高壓力社會、職場環境及提早歸劃未來面對生育的問題，提供一些相關建議。

【關鍵詞】不孕症治療、半導體產業女性

Abstract

Advances in medical technology have provided effective birth control. The majority of couples believe that they will have children only at the time on which they decide. Modern career women,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ace a workplace environment with rapidly chang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hese women must bear pressure regarding their work performance and their self-adjust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oward the role of women as mothers also affect them.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wome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from accepting infertility treatment to success or failure, we examined the family and workplace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that face these women and how they influence their self-adjustment.

In this study, we adopted the narr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narratives reflecte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respondents. We also adopted the analysis method of “overall—content.” We interviewed four women working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he first stage of analysis, we presented the life stories about the processes of successful/unsuccessful treatment for the four women. Based on the narratives of the four interviewed women, we organized the themes of the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proposed our interpretations.

In the second stage, we performed cross-case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goals. In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expectations,” we derived two themes: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inues to influence fertility concepts” and “facing the inquiries of friends and family makes me feel uncomfortable.” In regard to “pressures and dilemmas from family and the workplace,” we derived “I stress timeliness in work and also in pregnancy, thus I directly adopted treatment.” In regard to “the dilemmas faced by those whose treatments failed,” we derived four themes: “expectations of family members are both motivation and pressure,” “I sought solutions throughout the treatment process,” “when my expectations of fertility were dashed, I grew uncomfortable in my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I faced pressure from both my work and my family roles.” In regard to “the dilemmas faced by those whose treatments succeeded,” we derived three themes: “feelings of guilt for removing excessive numbers of embryos and dilemmas with regard to having a boy or a girl,” “I received more care from my family after successfully becoming pregnant,” and “difficulties in balancing work and family.” We divided “how the process influenced their self-adjustment” into two dimensions. First, in regard to “the self-adjustment of those whose treatments failed,” we derived four themes: “I had the courage to try treatment but struggled to conceal the frustration of failure,” “although I was determined, I struggled to withstand physiological age restrictions,” “accepting my own negative emotions, I took the initiative to communicate with my husband,” and “I have accepted that I cannot become a mother and have invested more in my work.” Second, in regard to “the self-adjustment of those whose treatments succeeded,” we derived three themes: “balancing work and family roles,” “I am willing to bear the pain of treatment to fulfill my family’s expectations,” and “I struggle to balance and cannot accept or reject my work and family roles.”

Finally, we proposed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in regard to how women working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an face today’s high-stress society and the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making early plans to face fertility question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Fertility treatment, wome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3
第三節 重要名詞界定與解釋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半導體產業及其工作壓力	5
第二節 不孕婦女的壓力源	7
第三節 不孕到成功懷孕生產	1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7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17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工具	20
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程序	21
第四節 資料分析與整理	22
第五節 研究嚴謹度與倫理	25
第四章 半導體產業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生產／失敗的歷程	27
第一節 受訪者故事	27
第二節 社會期待對半導體產業女性看待其生育觀念之影響	56
第三節 不孕症治療成功/失敗的家庭與職場的壓力和困境	59
第四節 不孕症治療成功/失敗者的自我調適歷程	7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88
第一節 研究結論	88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91
參考文獻	93

附錄一 研究邀請函.....103
附錄二 參與研究同意書.....104
附錄三 訪談大綱.....10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前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局長林秀娟表示，現代人的觀念改變，不想生孩子的夫妻越來越多，2002 年時希望生育子女少於 2 人者為 20%，希望生育 2 名子女者為 60%，有 5.7% 不想生，而且有兩成只想生一個（行政院衛生署，2004）。因此以前喊的「兩個恰恰好，一個不嫌少」的口號也改變了。加上台灣人現在普遍晚婚，結婚後通常不會立刻懷孕，過了年紀，想生也生不出來。研究者剛好出生推廣『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的年代，而研究者與同儕相繼成家時，則成了「兩個孩子恰恰好，三個孩子不嫌多」的世代。

在「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的年代，一結婚馬上就要懷孕是很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當時的女性就業機會較少，猶記得家庭就是工廠，家家戶戶的婦女通常是拿工作回家代工補貼家用。中國社會以農立國，男、女的社會地位是男尊女卑。儘管環境變遷，從以前的農業社會到了現在的工商業社會，還是普遍重男輕女，「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普遍深植在父母親的養成教育中。即便到了現在，如果家庭經濟不夠負擔孩子的教育費用，父母親還是優先選擇讓兒子能受更高更完整的教育；在這樣男女機會不均等的情况下，女性要在職場上脫穎而出就需要加倍的努力。雖然現代女性在職場上有機會與男性平起平坐，然而女性傳統上應該負擔的角色及責任，例如整理家務、準備三餐、生兒育女等並沒有因此而消失。

全國 ELLE 雜誌（邱文仁）以「家庭與事業是否可以兼顧」主題做「全球女性大調查」，發現有 57% 的台灣女性希望在專業、家庭、個人中取得平衡；台灣女性願意成為好妻子、好母親比例為 53%，亞洲女性願意成為好妻子、好母親比例為 41%，世界女性願意成為好妻子、好母親的比例最低為 28%。另外，台灣女性將小孩擺在第一的比例亦高於其他國家。事實上在「個人成長」、「工作成就」、「家庭、妻子、母親角色」的多

重目標下，台灣女性往往產生角色衝突；因此有四成以上的女性感到負荷過重，也有將近五成的台灣女性經驗到「想逃離現況」的情境。雖然台灣女性願意成為好妻子、好母親的比例高於世界女性也高於亞洲女性，但在工作表現上卻也是非常投入的。

因為教育的普及化，所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更多，自然也希望能表現自我的舞台不只在家庭、也延伸到工作中。研究者在職場上近幾年與多家半導體產業公司合作，才知道在二十一世紀的半導體產業忙碌異常，現在的商業模式、工作型態、便利生活、交通發達，食、衣、住、行、育、樂等都拜半導體產業所賜。半導體產業直接、間接地帶動了世界的進步。研究者在互動中很明顯的感受到半導體產業的女性行事風格與傳統產業的女性有很大的差異，最大的不同在快、狠、準，這是半導體產業的特殊性。

半導體產業知識變動性大，行業要求速度快，彈性，應變力強。然而這群半導體產業女性每天在職場接觸最先進的知識與技術，回家後面對的卻是傳統對女性角色的要求，其中最困擾的問題便是生育問題。研究者私下聽到半導體產業的女性分享生孩子的經驗，有些不婚、但想要有一個小孩來養養；有些已婚、但結婚幾年生不出來、想放棄、個人又不甘心；或有來自長輩的壓力；或婚姻出現危機；有些為了生孩子受盡各種方法的苦，最後視夫妻的親蜜關係為苦刑。同樣是生孩子，以前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還擔心生太多，現在則是生不出來。

這群半導體產業女性出生在『兩個孩子恰恰好，三個孩子不嫌多』的世代，她們身上同時銜接著過去、現在與未來，她們既是追求速度的職場女強人，卻也同時身為人妻；因此當她們想生卻生不出來，進而接受不孕症治療，而最後成功懷孕／失敗過程的心理歷程深深吸引著研究者。

然而，目前國內針對半導體產業女性「不孕症」所做的研究極為有限，研究者以「不孕症」加上「半導體產業女性」做為關鍵字，在全國碩博士論文網（www.ncl.edu.tw）搜尋，尚無法找到相關研究。研究者以為，對現今社會中引領世界改變的半導體產業女性值得做更深入的探究，以因應未來社會之發展。

本研究旨在關心半導體產業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失敗的個別化深

刻的經驗中抉擇的心理歷程。以個人存在的主體做研究，強調個人的不同。重視研究對象的獨特性，而非普遍化的類推。半導體產業的女性有高知識背景，有專業知識，自主能力高，然而回到家庭，還是要受到傳統社會對女性及母親角色畫上等號的束縛。此時，每個人的反應不盡相同，有人接受、有人抗拒、有人不理睬。雖說人生百態本皆如此，然而研究者亦希冀能透過本研究發現不同生命中所孕含的人性及生命的意義。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民國 100 年的統計，新生兒人數每年屢創新低，由 89 年的 30.5 萬人，92 年的 22.7 萬人，97 年的 19.6 萬，到了 99 年更下降至 16.6 萬人。在沒有重大的天災人禍下，出生率下降速度如此之快，是其他國家前所未見的現象。隨著社會的快速變遷，家庭的型態逐漸改變，生兒育女的工作不再只是家庭的問題，是國家及社會要共同來承擔照顧的責任。職場女性處於工作與家庭間，常會感受到兩者難以兼顧的困境，其家庭壓力也因時間的壓縮、心力的疲累而更加沈重；尤其在下班之後馬上投入另一個『工作場所』，對她們而言，實在是體力與心力的極大考驗（陳思穎，2002）。此外，要能在半導體產業的公司中展露頭角至少也要 5 至 10 年的時間，半導體產業女性如於此時想懷孕，將會遇到更多問題。

半導體產業女性在面對如：「想生生不出來！」、「接受不孕症治療」以及「成功懷孕生產/失敗」等種種懷孕議題，該如何兼顧工作績效、社會認同、家庭角色認同以至於自我認同的平衡，相信將是未來高壓力社會所要面對的。研究者認為本研究或許能為諸多高學歷、高薪資的半導體產業女性在面對懷孕議題時，提供豐富的生命經驗做為參考；並為當今的社會、福利政策提供一些省思。

本研究欲研究目的如下：

1. 社會期待對半導體產業女性看待其生育觀念之影響。
2. 半導體產業女性在面對不孕到成功懷孕/失敗，所承受的家庭與職場壓力和困

境。

3. 半導體產業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生產/失敗過程的自我調適歷程。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欲研究問題如下：

1. 社會期待對半導體產業女性看待其生育觀念之影響為何？
2. 半導體產業女性接受不孕症治療成功懷孕/失敗，承受哪些家庭與職場壓力和困境？
3. 半導體產業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成功懷孕生產/失敗過程，如何影響其自我調適？

第三節 重要名詞界定與解釋

一、半導體產業女性

本研究中所指半導體產業女性，係在半導體產業工作的女性。半導體產業主要廣泛指應用於資訊、消費、通訊、工業、國防太空及車用電子等之 IC 產業、Discrete 及 Sensors、光電元件等產業（吳美娟，2002）。因此本研究所指半導體產業女性係指半導體產業供應商或 IC 產業的封裝產業內工作的女性。

二、不孕症（infertility）

醫學界以一年為衡量基準，並將不孕症定義為：「一對夫妻在不做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形下，且有正常性生活一年內仍無法順利懷孕者，稱為不孕症」（賴朝宏，1997；陳明堯，2005）。此外，不孕症可依懷孕經驗再細分為，從沒有懷孕過的婦女稱「原發性不孕症（Primary infertility）」；有過一次或多次懷孕（包括流產、子宮外孕、早產等）及有過生產經驗的婦女，但之後卻不會懷孕，稱為「繼發性不孕症（Secondary infertility）」（李麗熒，1995；揚明綺、林芳兒譯，2007）

本研究中，所指稱之不孕症包含上述二種不孕症。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研究的內涵做相關文獻探討，以下將分三節來討論，第一節為半導體產業的工作特性，第二節為不孕婦女的壓力源，第三節為從不孕到成功懷孕生產／失敗的自我調適。

第一節 半導體產業及其工作壓力

壹、帶動世界改變的半導體產業

一、半導體產業

臺灣半導體產業始於 60 年代，90 年代開始呈現一飛沖天之勢，使台灣在短時間內從毫無高科技基礎的國家，蛻變為一個舉世矚目的矽島（Silicon Island），自 1995 年起成為全球第四大半導體生產國（段旭銘，2000）。天下雜誌分析 2004 年臺灣一百大高科技產業某中半導體占 18 家，於 2005 年一百大高科技產業半導體已升為 25 家已為高科技產業百大之冠，天下雜誌 1000 大製造業中半導體產也從 2005 年 82 家增加為 89 家（天下雜誌，2005；2006）。

Cheers 雜誌（2000）調查大學生最愛 100 家企業中，半導體產業占整體製造業四成以上，顯示半導體產業在臺灣仍具有很大人才吸引力。半導體產業廣泛，主要指應用於資訊、消費、通訊、工業、國防太空及車用電子等之 IC 產業、Discrete 及 Sensors、光電元件等產業。其中的積體電路工業，由於與電子產品及個人電腦發展息息相關而成為現今最重要的產業，在我國整個半導體產業產值中，IC 產業（包括 IC 工業及其支援工業）每年約占 88%，因此坊間常以「IC 為半導體」看待（吳美娟，2002）。半導體產業的特質不同於一般產業，半導體產業強調創新，產品生命週期較短，組織結構之機動

性較高，員工素質與自主性較高。1990 年開始，國內多家半導體晶圓製造廠陸續成立帶動 IC 上下游產業，包括設計、封裝、測試業產值起飛，相關產業晶圓材料、設備、化學品、光罩等業別也趁勢興起，因而奠定了臺灣現在是全世界第四大 IC 供應大國的傑出地位（王興毅，2000）。

二、工作壓力

如上所言，臺灣在半導體產業上已有不錯的成績，然而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便是職場上的「壓力」。工作壓力是工作相關因素與工作間之互動，致改變、破壞工作者生理、心理狀況，迫使工作者背離正常運作的一種情況（Beehr&Newman,1978）。Caplan（1975）指出，工作壓力乃是工作情境中的某些特性對個體所產生的脅迫現象。French ,Rodgers 與 Cobb（1974）認為壓力的產生是人與環境不能配合所致，當環境的需求與限制造成個體能力有實質不平衡時，則逼使個體身脫離正常的穩定狀態，引發壓力反應。工作上情緒耗損、身體的疲勞和認知上的疲倦，也會導致半導體產業女性下班之後馬上投入另一個『工作場所』，對她們而言，實在是體力與心力的極大考驗。

臺北市衛生局 2007 年（台灣雜誌 2007；26：251-3）針對臺北市職場員工進行身心健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三成勞工每週工時超過 48 小時，在自覺工作壓力方面有三成的勞工「常常」或「一向」感到工作壓力很大。行政院勞委會在 2004 年（徐傲暉、李諭昇，2007）針對國內 17,321 個受僱者所進行之工作環境安全健康狀況認知調查結果顯示：勞工自覺工作壓力大的比率逐漸攀升，男性由 1994 年的 38.0% 攀爬至 69.5%；女性則由 34.0% 上升 2 倍至 67.2%。由此可見，勞工職場壓力問題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工作壓力是造成過勞、憂鬱情緒等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當前台灣產經結構變化迅速，諸如僱用關係趨彈性化、結構性失業、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資訊科技革新帶來產業型態的改變等等，工作壓力似乎無所不在，衝擊著廣大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是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

French et al.（1974）認為個人因能力和技巧無法與工作配合，或工作環境不能滿

意個人需求的結果，會產生工作壓力（如角色模糊、角色衝突）。Caplan et al, (1975) 則提出由於工作環境中的某些特性，對個體產生一種脅迫的現象，亦即工作的相關因素與工作者的互動，會改變、破壞或加強他生理及心理的狀況，迫使他的身、心偏離正常運作的一種情境。因此，如果個人覺得對重要目標受到威脅，且無法達到又自我要求達成，而產生的一種生理反應與不安情緒狀態與不良調適反應，即是工作壓力所致（Greenberg and Baron,1995）。如上所述，半導體產業女性再加上生育的責任，會有多重的壓力，容易影響生育。

第二節 不孕婦女的壓力源

壹、壓力、壓力源與壓力事件

一、壓力與壓力源的定義

「Selye (1956) 認為人體會對某些要求產生非特定反應，因而對人體有所耗損，並且將之命名為壓力 (stress)。因此，壓力被視為人體對已承受的某種要求所產生的反應，而所謂的要求即以『刺激』(stimulus) 名之。刺激物就是所謂的『壓力源』(stressor)，會對個人造成壓力」(引自鄔佩麗，2008，頁 34)。

二、壓力事件

Aneshensel (1992) 認為壓力源不一定需要發生事件，也可以是沒有發生事件、無法達成人生目標或個人認同的期望落空。因此當外在情境阻礙個人達成其所重視認同，且個人努力對情況影響有限時，人們期望中的個人認同成為挑戰且也產生壓力 (McQuillan, Greil, White & Jacob, 2003)。

Lazarus (1991) 將壓力事件分成三類，分別說明如下：

(一) 傷害/失落 (harm/loss): 指結果對個人已造成傷害, 如被剝奪權益、疾病、車禍受傷、失去所愛的人、自尊受損, 會引起憤怒、厭惡、失望、難過的情緒。

(二) 威脅 (threat): 指尚未發生傷害, 但個人預期傷害會發生, 這個傷害可能可以避免或無法避免, 個人會經驗到傷心、焦慮、害怕的情緒。即使當傷害/失落已經造成, 通常也會混入威脅的評估。威脅與傷害/失落的不同地方是, 它允許預先的回應, 人們可以預期未來而事先加以計畫, 以通過或克服困難, 其特徵是會引發害怕、焦慮、生氣等負向情緒。

(三) 挑戰 (challenge): 指事件對個人而言有獲益的機會, 且個人會有一個令人歡喜的結果, 常會引發出有興趣、有希望、有信心的感覺。當個人所遭遇的困難有控制感, 即時在最糟糕的環境中依然能控制自己去面對逆境, 超越逆境, 這就是人們將其評估為挑戰, 挑戰注重於獲得成長的可能性, 它的特徵是有愉悅的情緒, 如渴望、興奮、鼓舞、愉快等 (引自廖羿妙, 2002, 頁 12-13)

不孕症的經歷對不孕婦女是屬於何種程度的壓力呢? Domar 和 Seibel (1997) 提出不孕症帶給人們相當多的壓力, 因為不孕症充滿許多不確定性、耗費許多時間, 以及在診斷及治療過程的模糊與不確定。Lin 與 Tsai (1999) 及 Lin (2002) 認為臺灣文化因為強調血緣關係的子孫, 以便延續家族的姓氏, 故當有不孕問題時, 人們在心理及社會層面上遭受到高度的壓力及痛苦。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可知, 對不孕婦女而言, 接受不孕治療存在許多不確定感, 因為不孕症讓人生目標及自我認同的期望落空, 使得不孕婦女在心理、社會、家庭等方面的壓力與痛苦也隨之增加。

貳、不孕婦女的壓力

梁漱溟認為中國人是依存者 (dependent being), 而「依存」不是指生存必須依靠他人而言, 乃是說其生活在世必須盡一種責任, 人無異為此責任而生 (朱岑樓, 1981)。在中國傳統社會, 為人父母者在「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的薪火相傳的驅力下, 習於視

子女為自己生命的延伸，親子關係在家庭倫理與社會取向的文化因素影響下，有著微妙的親情期待。不孕婦女在此種文化背景的薰陶下，必須重新思量與配偶、親友的關係及未來的生涯規畫，生活的衝擊引導不孕婦女挑戰與成長的旅程，顯得格外深刻。

李麗瑩(1994)研究不孕症婦女的壓力源可分為角色、治療、心理三方面之壓力源。另外，劉春年、李茂盛、郭碧照(1990)的研究顯示，不孕婦的壓力源有時間、文化、人際關係等壓力源。綜合上述，研究者將不孕婦女的壓力源分類為角色、治療過程、心理、社會等四方面探討。

一、夫妻角色壓力

不孕症是一種慢性的壓力源，因為不孕的診斷及治療過程充斥著模糊、不確定性、沒有清楚的解答，且通常治療耗費許多時間，因此不孕者來說常未來產生強烈的不確定感(Zucker,1999; Domar & Seibel,1997; Turner & Lloyd,1995)。近年來由於教育普及與產業結構的急速變化，婦女大量投入勞動市場，台灣女性勞動平均參與率已達約 45%，且每年仍不斷地增加(行政院主計處，2003)。現代的職業婦女需要面對多元化社會的競爭，也要背負傳統的家庭角色。在有限的時間與精力下要兼顧多重角色，所以經常會在家庭中和工作上感到角色不相容。結婚後若通常不會立刻懷孕，但過了年紀，想生也生不出來。

當遭遇不孕問題時，不孕婦女常感受到先生無法同理其感受和內心反應，尤其當先較缺乏生育動機、對參與不孕治療的意願低落、有時甚至出現抗拒與不滿行為，更令不孕婦女覺得與先生的關係雪上加霜，有的婦女當知道自己有生育的障礙時，會覺得拖累對方甚至主動要求與配偶結束婚姻關係，以便讓先生有機會再找能生育的女性，有重新選擇的機會，夫妻關係產生急性失連結的情況，讓不孕婦女深感痛苦(Hirsch & Hirsch,1989; 趙詩瑾，1998; 林旖旎，2006)。Phipps(1993)認為，雖然不孕夫妻都認為沒有孩子是一件悲傷的事情，但男性通常不會認為整個生命就沒有任何樂趣，而女性則認為生命有所缺失(李從業等，1997)

不孕症的原因相當多元，其中不孕問題發生在女方佔全部的 30-35%，男方導致不孕的也佔 30-35%，雙方皆有不孕問題的約佔 20%，不明原因不孕者佔 10-15%（陳明堯，2005）。雖然生殖醫學一直在進步，然而在所有不孕的問題中，女性的年齡依然是目前最難克服的因素。一般而言，25 歲前婦女受孕率最高，40 歲有半數以上不孕，20-24 歲有 6%不孕，25-29 歲有 9%不孕，30-34 歲有 15%不孕，35-39 歲有 30%不孕，40-44 歲有 64%不孕，女性年齡是試管嬰兒的懷孕率最重要的關鍵（徐明義，2009）。

綜上所述，儘管造成不孕症的原因多元且檢查費時；然而在檢查以至治療的整個過程中，女性所承受的角色壓力，卻往往高於男性。

二、治療過程的壓力

無論不孕症的原因為何，只要不孕夫妻持續的接受不孕症治療，就會持續進行「周期療法」，醫師會藉由超音波檢查、測量基礎體溫、驗血、驗尿、子宮頸管黏液檢查等方式來計算排卵日，並告知性行為的時機（楊明綺、林芳兒譯，2007）另外，因為人工生殖治療的時間迫切，夫妻的日常生活及工作幾乎要完全配合治療。除了周期療法的檢測外，許多治療會造成身體不適，例如：屬於侵入性治療的取卵、人工受孕，藥物治療會導致頭痛、噁心、卵巢腫大、腹水等副作用，有些荷爾蒙藥物甚至會產生精神症狀上的副作用，例如：緊張、失眠、情緒低落等精神上的症狀。當接近排卵日時，不孕婦女需要多次往返醫院打針、抽血檢查及照超音波，除了要忍受治療導致的許多身體不適，為配合治療以提高成功率，更必須依照既定的治療時程禁慾或行房，這些都會使得不孕夫妻生活受到嚴重的干擾，相當值得醫療人員給予適當的幫助（李麗縈 1994；郭美璋，2000；陳亭秀、夏一新 2004）。

李淑杏等（1991）的研究顯示，接受人工生殖科技治療的不孕婦女，在治療過程中最感到困擾的事項，時間困擾佔 36.3%、經濟困擾佔 22.5%、擔心治療失敗佔 22.5%、身體不適佔 10.8%、其他因素佔 7.9%。趙詩瑾（1998）的研究提到，不孕症婦女進行人工輔助受孕後，通常需經過兩週以上的時間，經過驗孕試驗後才能確定是否受孕，在

這段等待時間中，婦女往往不敢做任何計畫、行動小心翼翼、情緒上患得患失。所以，職業婦女因為治療而必須請假的情形、耗費許多時間在治療、等待，對生活、工作造成的干擾，令治療過程的不孕婦女相當困擾。

三、心理壓力

絕大多數的夫妻認為他們準備好想成為父母時可以如願，但 Greil (1991) 的研究發現，大多數先生及太太意識到自己不孕時，感到相當的驚訝。在接受治療時的態度通常顯現出：1. 對治療心存疑慮；2. 努力裝備自己；3. 努力操縱自我；4. 對治療寄予最高的期望；5. 缺乏主見；6. 孤獨與委曲 (蘇燦煮，1993)。

許多學者提到，當婦女知道自己無法像一般人擁有小孩時，會感覺到自己被剝削、不完滿、缺乏女性功能、有缺陷，進而影響對自己性別角色的認同，造成低自尊，也影響對性及婚姻的滿意度 (Daniluk, 1998; Hirsch & Hirsch, 1989; Sandelowski, 1994; 王琳華，1998)。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只要被診斷出不孕症，都會經歷到自責及罪惡感，尤其是女性受到傳統角色定位的影響，而比男性有較多的情緒困擾。而在治療的過程中，由於生殖科技的複雜性常使得不孕夫妻感到迷惑與壓力，尤其當治療不順利或失敗時，會充滿挫折與哀傷的感受，經歷一再失敗的打擊，使不孕夫妻陷入無止境的失望，甚至失去生活的樂趣與生命的意義 (趙詩瑾，1998)。

林旖旎等 (2006) 的研究提到，不孕婦女認為生育為其本能，當此本能遭受不孕症挑戰時，一些婦女覺得不能原諒自己，另一些婦女認自己比別人矮一截，感受自己處於劣勢地位，感受被貼上標籤，擔心別人異樣眼光，對他人的生育能力覺得羨慕又嫉妒，也混合憐憫和同情自己的情緒。

綜合以上學者研究，不孕婦女對於無法如願懷孕生子，其內心常有負面的感受。國人相當重視生育子女，在一般社交場合中，親友或同儕談論的話題會圍繞於小孩生育、養育等相關議題。而不孕婦女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會感覺無法有共鳴，更難以同理和瞭解。因此，常增加不孕夫妻內在的挫折感。

四、社會文化壓力

由於醫藥科技的進步，能有效的節育，大多數的夫婦認為生小孩只是決定的時間罷了！所以無法生育是令人訝異的，且被認為是無法控制生育的人（Newman, 1999）。當夫妻一旦發現面臨無法生育子女的問題時，其心路歷程和失落經驗的人有極相似的發展模式，包括：驚訝（面對不孕的事實）、拒絕（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隔離（隔絕與他人的社交生活）、生氣（為何是我）、沮喪（無力與無助感）、接受事實或另尋解決之道（Menning, 1982）。這種失落感與社會文化及自我的生育意象有密切的關係。Lollis (2003) 指出，時間是定義親子關係圖像的主要因素。對不孕婦女而言，如何面對自己的生理限制及社會文化期盼的壓力，與如何達成生兒育女的願望及承擔母親的親職責任，是一不斷學習挑戰自我的歷程。

中國傳統社會認為結婚的目的就是要傳宗接代，認為成為父母才會有較高的家族、社會地位。尤其是「母以子貴」，有了孩子之後，不僅更加確定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同時也意味著自己的晚年及百年後的大事都有了依靠。Chou 與 Chi (2004) 就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更容易將孩子視為父母經濟及社會支持的來源，沒有生育孩子是可恥的；成人子女對於年老父母在情緒、資訊及經濟上的支持是一項很重要的資源，而子女所提供的社會支持與老年人的幸福感受是不一樣的。

人們對生兒育女如此的重視與期待，一旦違反了這個文化規範，就會使人感受到許多的壓力。林旖旎等 (2006) 指出，不孕婦女深刻感受到台灣重視生育與血緣傳承的文化特色，他們認同社會文化強調生育的價值，亦認為傳統文化期待女性承擔較重的生育與養育責任。許多處在不孕治療情境中的婦女，面臨無法與其他人討論這種感覺的窘境，心中的苦悶及委屈無處抒發，出現不確定的失落感，並視不孕為生活中最大的壓力事件（Blenner, 1992；蔣亞萍，1998）。

社會學家 Silka 和 Kiesler (1977) 指出困擾不孕婦女的因素來自於人們認為成為父母為成人必經的過程，如果沒有孩子就會遭受譴責，不孕對女性的衝擊造成相當大的破

壞性（于曉雲，2003）

社會文化營造出鼓勵生育，不孕會受到他人異樣的眼光，不孕婦女也能因此產生個人污名化的感受，出現自憐自艾、自我否定等情形。

參、工作家庭角色衝突

根據研究，台灣女性進入專業工作和行政主管的職業障礙仍極明顯（林忠正，1988），這群專業婦女或主管，其薪資及能掌控之資源皆高於一般婦女，為求行文方便，以下研究者暫將其命名為「高成就婦女」。現代高成就婦女因躋身於傳統以男性為主的行業或職位中，在有限的時間與精力下要兼顧多重角色，經常會在工作上和家庭中感到角色的不相容，國外學者（Kelly & Voydanoff, 1985; Greenhaus & Beutell, 1985; Voydanoff, 1987; Pleck, 1985）將此衝突稱為「工作-家庭衝突」（Work-Family Conflict），此種衝突被證實會引起生活壓力與生活品質的降低，而產生與工作有關的不良後果。

工作家庭衝突為無法兼顧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所形成的角色間衝突與壓力（Netemeyer, et al., 1996）。Frone 等人（1992）認為工作家庭衝突是一種雙向概念，進而提出「工作對家庭衝突」及「家庭對工作衝」兩種工作家庭衝突型態。前者意指由於工作角色的需求，使得個體無法滿足家庭角色的需求；後者則為由於家庭角色的需求，使得個體無法滿足工作角色的需求。

馬斯洛提出了需求層次的觀念。馬斯洛的基本主張個體成長發展的內在力量是動機。而動機是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求所組成，而各種需求之間，有先後順序和高低層次之分；每一層次的需求與滿足，將決定個體人格發展的境界或程度。他將這些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隸屬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前面兩層需求屬匱乏的需求，後面三層則屬成長的需求。（鄧明宇等，2007：126-127）

根據性別角色理論之觀點，在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影響下，相對於男性，女性肩負較多家庭照顧之責任，性別差異將對其工作家庭衝突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Duxbury & Higgins, 1991）。由於女性較男性放更多心思在家庭的照顧上，因此，在平衡工作與家庭

兩種角色與衝突時，女性傾向以照顧家庭為優先考量(Lobel,1991; Tenbrunsel, et al., 1995; Gutek, et al, 1996)，所以，女性較男性面臨更大的工作家庭兩種角色的衝突 (Wiersma,1990)。

Kahn 等人 (1964) 將角色衝突定義為個人無法兼顧各種角色期待或欠缺足夠的人力、物力完成工作任務。而 Cooke & Rousseau (1984) 之角色理論則認為來自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的期望在兩方面會導致心理和生理上的壓力，因此，角色衝突是一連串干擾的壓力因參與不同的角色而引起。現代女性需扮演家庭、工作與自我角色，在時間與資源壓力下，常感受到角色間不協調或不相容，這種不同角色間互相抗衡與不協調狀況，即為角色衝突。

綜合以上學者之研究結果可知，現代職業婦女，面對瞬息萬變的職場環境，同時也受到傳統文化對於女性角色的要求，所以在傳統與現代角色的需求間擺盪，造成她們的壓力源。

第三節 不孕到成功懷孕生產

壹、不孕到懷孕的轉變

有學者 (Berg & Wilson, 1990; Olshansky, 1990) 指出，雖然已從不孕的身分轉換成即將為人母親的角色，但在婦女的心理及社會壓力方面仍抱持懷疑的態度，在懷孕的過程中比自然妊娠的婦女有較高的焦慮、憂鬱及負面的自我心像，有逃避親子依附行為及缺乏與新生兒接觸的準備。因此，在成功懷孕後仍受到過去治療經驗和感覺的影響，產生許多慢性、負向的情緒和心理反應，成為孕期時幸福安寧感的絆腳石(鄭竹惠, 2001)。

不孕夫婦耗費龐大的時間、金錢、接受醫藥、人工受孕等生殖技術的治療並承受身上所受的痛苦，一切都是為了懷孕生子。然而，有不孕史的孕婦在剛獲知自己懷孕的訊息時，對自己而言，雖然是成功的達成目標，但常處於一種感覺不真實的狀態 (Burns,1996)。

林清文（2001）指出，以角色的觀點來說，我們要去完成某些我們自己認定或他人期許的事情，其實也就是要去扮演和這些事情有關的角色，社會上人們也一直用「角色」來相互規範、相互期許。余怡珍和郭碧照（2001）的研究即指出，接受生殖科技懷孕的母親在親職愁苦的得分最高，其親職壓力主要來源為母親本身的親職角色。另有研究（鄧素文、戴玉慈、蕭淑貞，1998）指出，不孕婦女轉變成為母親的成功指標包括：

1. 個人主觀感到自己是美好的，能有效調適及處理自己的情緒；
2. 覺得自己能掌控為人母親的角色；
3. 與他人關係良好。

因此，雖然成為父母只是一瞬間的改變，但伴隨而來的動力移轉卻是持續的歷程（Tomlinson, 1996）。成為「父母」的身分常被認為是一種嚴肅的社會行為，成為父母的決定也被認為是在行使自我權利上具有意義的一步（張惠芬譯，1998）。

貳、家庭系統的改變

Cowan 和 Cowan（1993）指出，懷孕及新的親職對於男女雙方而言，代表著一個危機，當然也代表著一個成熟及成長發展的轉機，為人父母親的擔憂及漸強的責任感，可能伴隨著人格的成長而成為一個「成人」。為了照顧孩子，為人父母者要犧牲睡眠和獨處的時間；增加許多家務，進而造成家務分配不均的衝突；甚至為了要投注較多的心力在孩子身上，而忽略了夫妻關係的經營，造成親密感的下滑

（Belsky&Rovine,1990;Sanchez&Thomson,1997;Wallance&Gotlib,1990）。但 Cowan 與 Cowan（1993）在其後續的研究中卻發現，不是新生兒造成父母雙方在自我、角色及溝通上的左右為難，而是必須面對傳統與現代新意識型態對於男人與女人、工作與家庭等方面之安排所造成的落差，需要時間調整心理上的衝突。

Cowan & Cowan,（1993）認為，成為父母是生命週期中一個正常的改變，它不像外來的轉變那樣不可預期，而是可以依循著發展的過程，伴隨著孩子的成長及回應中得到回饋，並藉產生新的評價，可見成為父母是一個轉機而不是危機。然而，伴隨著孩子的到來，夫妻對於「他們的」家庭構圖、如何撫養「他們的」孩子也有不同的想法，從

男女配偶轉變為「一個家庭」時，大部分生活的變化讓夫妻感到刺激和筋疲力盡，而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讓個別性及相互性維持在一個平衡的狀態（Cowan & Cowan,1993）。

傳統父系社會視女性為附屬品，過度窄化其角色扮演的可能性，謹將其侷限在妻子、母親的定位上，而失去自我。傳統男尊女卑的價值觀，內含性別歧視的制度。產業改變，這幾十年的婦女運動和民權運動在過去卅餘年間風起雲湧，自西方國家蔓延至全球，影響深遠。而台灣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急遽變遷，傳統的男女性別角色亦面臨許多挑戰。在婦女研究中，不再將女性視為一個客體的呈現，企圖深入分享女性的生活經驗，尊重女性主體自己的聲音，鼓勵女性參與的研究方式（胡幼慧，1996）。

綜上所述，半導體產業女性因工作壓力大，產生過勞、情緒憂鬱；回家後又面對傳統對女性角色的要求，在接受不孕症治療一次次的失落所產生的壓力，可能產生自我與家庭角色認同危機；忍受治療時的身心煎熬，及至孩子出生後親職壓力等問題，都顯示出不孕的職業婦女不斷在生育計畫的奮鬥歷程中，重新詮釋、建構生兒育女的意義。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旨在說明研究的進行方式，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方法的選擇，第二節研究參與者與研究工具，第三節研究步驟與流程，第四節資料分析與整理，第五節研究嚴謹度與倫理，茲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壹、質性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究有高知識背景、專業知識、自主能力強的半導體產業女性，回到家庭，還是要受到傳統社會對女性及母親角色畫上等號的束縛，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生產/失敗的生命歷程探討；企圖透過受訪者的觀點描述自己身為追求速度的職業女強人，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失敗的經歷與內在感受，而獲得深度及有意義的資料。而研究者決定採取質性研究方法其原因如下：

其一、質性研究重視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互動歷程，而透過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可以和受訪者進行溝通對話，並藉著持續不斷的對話和受訪者間互為主體的同意，逐漸展現且達成研究的目的。

其二、本研究問題是探索性的，與質性研究強調不預設立場、不談假設之說十分契合。

其三、本研究旨在關心半導體產業女性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失敗的個別化經驗與感受，重視研究對象獨特性，而非類推於所有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失敗的半導體產業女性身上

一、敘說研究的取向

(一) 敘說研究的定義

敘說 (narrative) 心理學的基本信念，即為透過語言、敘說與書寫的方式，使個人得以了解自己。個人也可以透過語言的過程，而不斷地投入於創造自我的歷程 (Crossley, 2000/2004)。當人們在說故事中賦予生命經驗意義，而故事也提供了一個人經驗的凝結與連續，並在我們與他人的溝通中占有核心的角色；因此透過故事的敘說，便是一條通往人類內心世界的管道 (林美珠，2000)。因此，為了探索半導體產業女性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失敗的生命歷程，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中的敘說研究取向，來訪談參與者，以獲得豐富的生命故事；同時藉由研究參與者敘說的歷程，建構屬於她們自己的生命故事，並透過故事，使得研究參與者理解及建構自己。

(二) 敘說研究所建構的真實

敘說即建構自我真實的歷程；(Riessman, 1993) 強調敘說者具有主動性，決定哪些經驗要放入或排除於敘說歷程中及事件如何組織已產生有意義的情節；認為：「個人係在其敘說中『建構』生活 (吳芝儀，2005)」。因此，研究參與者在敘說的過程中，其客觀真實性已不是重點，研究參與者如何敘說她們的經驗，她們從不孕到成功懷孕/失敗的想法及認知是什麼，這才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Riessman (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 認為每個人都是透過說故事來重新捕捉和再詮釋自己的生活，並建構出關於自己的認同。他也進一步說明研究者並無法直接進入另一個人的經驗，因此研究所處理的是某種模糊性質的經驗再呈現，他將這種「經驗的再呈現」分為五種層次，說明了研究者與經驗「再呈現」之關係過程：1.關注經驗 (attending to experience)、2.訴說經驗 (telling about experience)、3.轉錄經驗 (transcribing experience)、4.分析經驗 (analyzing experience)、5.閱讀經驗 (reading experience)。

1.關注經驗 (attending to experience)

在意識流裏關注傾聽，並分離出某些形貌—反思、回憶、從觀看裏拼湊。在關注時是有所選擇的，在未經反思的整體 (基本的經驗) 裏作了選取。在再呈現的第一個層級裏，藉由思考，以新的方式主動地建構了真實。

2. 訴說經驗 (telling about experience)

訴說即個人敘說的再展現。重點在說的過程中有何意義上的發展和變化轉折。在訴說經驗時我們從經驗中尋找意義，在此同時敘說者也在創造一個自我 (self) — 我想如何被他人認識。因此，敘說就是一種自我的再呈現。

3. 轉錄經驗 (transcribing experience)

轉錄的過程就如同前面的層級一樣，是不完整的、部分的和具選擇性的。轉錄言說 (discourse) 就像照片的真實，是個解釋性的過程。不同的轉錄慣例會引發及支持了不同的解釋與意識型態的立場，創造了不同的世界。對於同一段談話若用不同的轉錄方式，將會是以不同的方式建構其意義。

4. 分析經驗 (analyzing experience)

研究者要把一系列的談話加以剪裁，使它合於一個報告或書面的內容，並試圖理解其意義以及創造戲劇性的張力。形式、次序、呈現的風格、如何安插訪談中所得到的生命片段，都涉及決策的過程。

5. 閱讀經驗 (reading experience)

閱讀經驗也是最後一個再呈現的層級—當讀者面對文字報告的時候。每個文本都是「多重聲音」(plurivocal)，開放給多種的閱讀方式和不同的建構 (Rabinow & Sullivan, 1979/1987, 引自王勇智、鄧明宇譯, 2003)。對於相同的讀者，一個作品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可以引起相當不同的閱讀。

經由敘事研究過程之關注、訴說、轉錄、分析、閱讀等經驗，使個體獨特之生命經驗得以再呈現；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共構出脈絡連貫的生命故事。

二、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運用深度訪談方式，藉由半結構式開放訪談來蒐集相關資料。歐用生 (1992) 指出訪談的目的主要是蒐集受訪者對特定事件或生活經驗的主觀感受，因此藉由不預設立場的提問、避免形式化的問答，改以雙向、討論、互動的對話過程，才能蒐集到豐富

且真實的資料。高淑清（2008）指出質性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採用半結構或非結構的訪談方法，讓受訪者有彈性空間說出他們對生活經驗的主觀感受。此外，訪談者需要放下個人的經驗及預設知識的框架，引發受訪者以自己的聲音及語法抒發個人重要的生活經驗，訪談者營造一個接納、同理、安全的談話氣氛，並關注受訪者個人獨特見解、探索經驗背後的情境脈絡。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又稱為「半標準化式訪談」（semi-standardized interviews）或「引導式訪談」（guided interviews）。研究者在訪談進行前，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大綱（如附錄三）作為訪談指引方針。但在實際訪談時，可依實際情況彈性調整訪談問題，訪談大綱只是為了讓訪問進行的更流暢，所以在引導式的問題後會緊隨著開放說明式的問題，以瞭解受訪者的感受、認知與內在想法（Berg,1998; 潘淑滿，2004）。

基於研究目的與本質，研究者期望能透過開放、尊重、安全的談話氣氛之營造，引導受訪者述說個人主觀經驗，分享其感受與想法，因此，運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來瞭解受訪者與收集相關資料。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工具

一、研究參與者

Creswell(2007)指出好的敘說研究在於聚焦一至三位受訪者，敘說分析的內容要豐富且充實，用文學的方式敘說具有說服力的故事以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擬採取「立意取樣」及「滾雪球」的方式來邀請適合本研究目的之訪談對象。立意取樣是在研究有特殊目的時，所採取的一種方法，適合用於探索性研究或實地研究（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2000）。

Mishler（1986）認為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

程。受訪者並不是將已經存在腦中的記憶如實的呈現，而是用一種他認為研究者可以理解的、敘說故事的方式，去重構他的經驗與歷史（畢恆達，1996）。而本研究想要就高科技業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的生命歷程做深入探討，並不強調研究結果能適用於有類似生命歷程的婦女；故選擇以「立意」作為主要的抽樣方法，並輔以「滾雪球」的方法邀請受訪者，並請熟識的朋友、同事協助尋找更多符合研究目的的對象。研究者依研究目的，事先決定篩選標準，篩選標準如下：

1. 已婚，擁有親生子女之婦女或未擁有親生子女之婦女。
2. 婚後、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的時間二至六年者與沒有成功而放棄者。
3. 在半導體產業工作年資五年以上的女性。
4.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為蒐集資料之工具，故需要有自省能力，具備口語表達能力。
5. 同意接受訪問者。

二、研究者

研究者目前為南華大學生死所在職專班研究生，研究所期間修習了「質性研究方法」、「敘事治療專題」、「存在心理分析」、「詮釋現象學研究專題」等課程。目前的工作是在教育訓練機構擔任「溝通與人際關係」課程的講師，常需要與個人或企業團體做一對一或一對多的談話，因此對訪談中所需的技巧，如：傾聽、問問題、澄清、摘要等技術已熟悉，且也具備與研究參與者建立關係的能力，如：真誠、尊重、關懷等。

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程序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動機與目的、參考文獻資料、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決定研究主題，並擬定前導訪談大綱。接著尋找適合個案，並以之進行前導研究，之後再依據前導研究結果，修正訪談大綱而為正式訪談大綱；再進行正式個案研究，並於最後進行綜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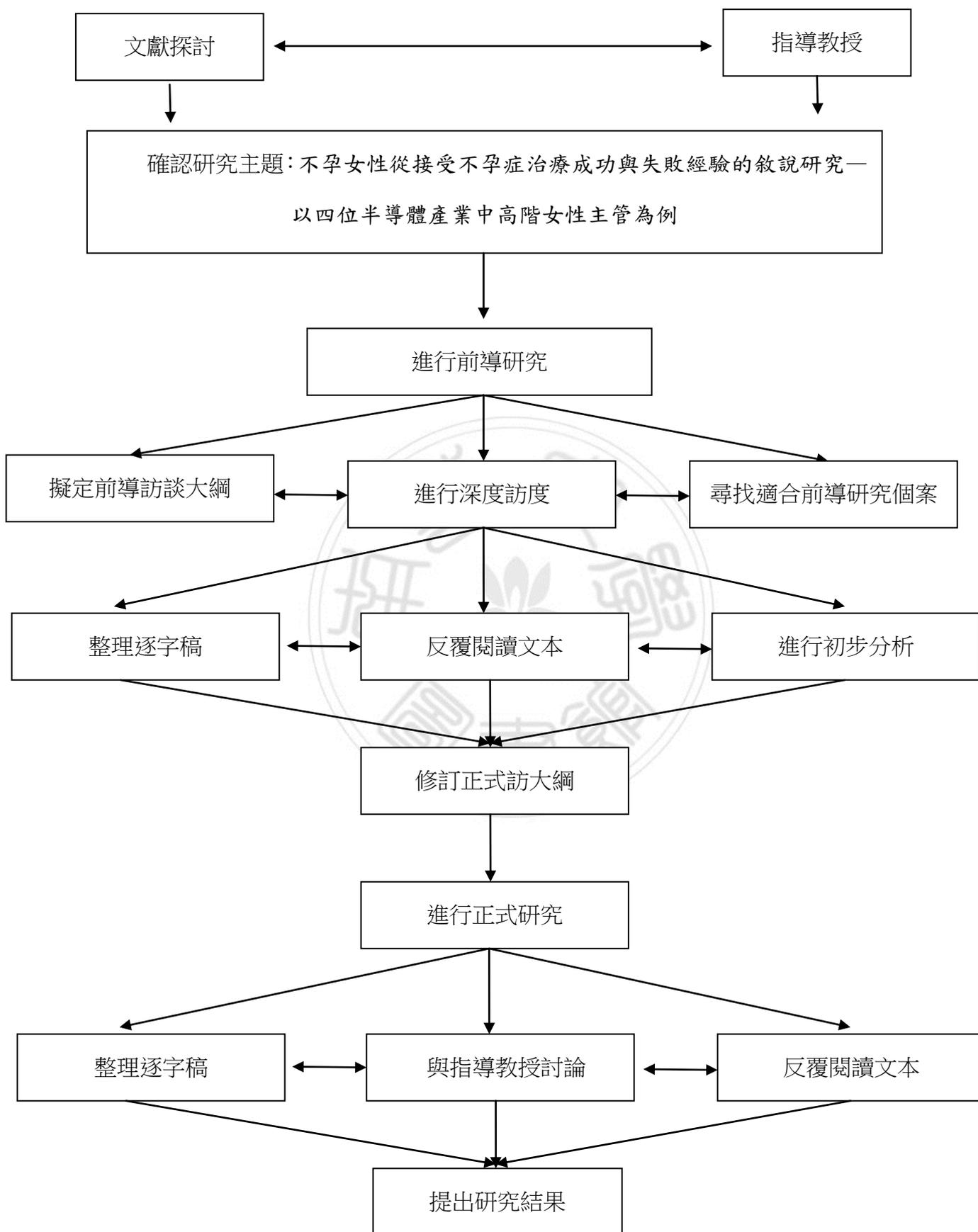
分析與討論。本研究並以提出研究步驟與程序，如圖一所示：

第四節 資料分析與整理

研究者訪談後，第一步是先將訪談內容做逐字稿，建立訪談的書面記錄。以詳盡確實完整的原則建立逐字稿，務使質性資料的分析能更接近原貌，也更能瞭解受訪者意念的脈絡。逐字稿謄寫的過程中進行編碼，有助於研究者訪談下一次或下一位研究者時，可針對資料尚未飽和處再深入訪談與瞭解。本研究主要以主題分析法作為基礎，施行的步驟如下（高淑清，2001）：

一、敘說文本的抄謄

研究者於每次訪談結束後，會謄寫訪談記錄表，作為謄錄逐字稿時對於研究參與者之非口語行為反應和情緒狀態，在逐字稿文本裡，關於研究參與者的非口語訊息和情緒感受，則使用一些符號加以註記，以真實呈現訪談過程的細節和研究參與者的經驗。



圖一 研究步驟與程序圖

二、文本的整體閱讀—整體的理解：

完成逐字稿內容的轉錄後，便開始進行逐字稿文本的整體閱讀，閱讀資料包括訪談逐字稿、訪談紀錄表和研究札記。初次閱讀時，研究者會隨手劃下逐字稿中有意義的段落，以便後續的資料分析，並寫下對敘說文本之初步整體理解。

三、發現事件與脈絡視框—部分的理解：

對文本的意義有了整體性的初步理解後，便從整體文本進入部分文本的理解，將文本中的重要訊息進行畫記、將畫記段落編上流水碼、找出畫記內容背後的意義摘要，以及記錄研究省思。根據編碼、摘要和省思的結果進行分類，分為事件或視框兩類。若內容為受訪者敘說內容的觀點或信念，納入視框的分類；若只是受訪者對生活事件的純粹描述則納入事件的分類，若受訪者的描述既非事件又無法納入視框的分類，或是研究者尚未釐清其語意，歸於其他的分類中，並以貼近扼要的關鍵詞語描述其個別意義單元。

四、再次閱讀文本—整體的再次理解：

依據詮釋螺旋的概念，前一步驟的理解會成為下一步驟的先前理解，本研究者遵循整體—部分—整體的原則，再度回到文本的整體閱讀，深入體會和挖掘背後蘊藏的意涵，並且增補第一次整體閱讀時有所遺漏或疏忽的細節和線索。

五、分析意義的結構與經驗重建—部分的再次解析：

透過反覆進出部分文本和整體之間的過程，研究者也不斷地建構和增加對受訪者敘說內容的理解和認識，並且再度去檢視意義單元的聚集是否貼近於文本的脈絡背景。對於未能貼近的部份，則進行意義單元命名的修改和調整，重新整理和歸納意義單元命名的編碼，以符合整體文本的內涵，另外，將其中具有相同概念的意義單元群聚，形成子

題和初步次主題。敘說內容的錄音會成為書寫的文字，研究者反覆閱讀逐字稿後，先刪除無關的語助詞，保留完整敘述句，再將與受訪者的對話內容按對話的順序編碼，在重要的句子下畫線，行至一個完整而有意義的段落則予以截斷。編號（淑134）即表示與受訪者淑女訪談的第134句對話，編號（淑100-1）即表示與受訪者淑女訪談的第100句對話之第一個有意義的段落小節。

六、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整體的經驗詮釋：

等到全部次主題重新修正後，便進行主題分析的最終目的—確認出共同主題。將具有相同概念的初步次主題歸納成主題，而主題的命名要能涵蓋與契合文本之深層意義，且能回應最初的研究問題。

第五節 研究嚴謹度與倫理

基於研究道德與專業，研究者對研究倫理有守信用的必須。質性研究關注的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其研究價值和判定標準絕非量化研究典範所創造出的「信度」和「效度」規則所能涵蓋（胡幼慧，1996）。對於研究信實度的建立，Riessman（1993）堅持實證論研究模式中的驗證和建立效度的程序，不適合於敘說研究，因個人的敘說並非過去所發生事件的準確紀錄，且研究者對資料的解讀也受到其經驗背景、表述風格的影響，敘說研究者所關注的重點並非個人敘說的真實性，而是共同建構的結果，因此研究者如何強調其研究具有「可信賴性」的「證立歷程」（process of validation）則為研究品質的評鑑標準。Riessman（1993）提出達到此一證立歷程的四個方法：說服力、一致性、內聚性、實用性（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

因此本研究就此四種方法加以建立研究品質。說服力方面，對於資料詮釋是否合理和具有說服力，將請研究參與者提供相關資料加以佐證，並透過理論的支持，使本研究

獲得信賴；一致性方面，將與協同分析者、受訪者進行共同檢證，以提升資料的一致性；內聚性方面，對於研究參與者特殊敘說結構和重複出現的主題，做更深入研究以發覺更深刻的資料涵意；實用性方面，將在研究中提供充分的資訊，說明如何產生詮釋文本的過程，盡量透明化，並提供原始資料，以供讀者判斷本研究是否具有實用性。

進行研究時，為確保參與者的隱私，對於研究參與者採匿名方式，除了在研究生團體中與指導老師、研究生討論之外，不在其他公開場合或私下做討論，以保障研究參與者個人隱私。

研究者有責任確保研究參與者在研究過程不受傷害。包括身體與心理傷害及不愉快。但無可避免的在每次深度訪談時，觸動研究者深刻的生命經驗，因此過程中會有起伏波動，研究者採傾聽、真誠陪伴的方式，給予支持和理解，不勉強參與者談不想談的部分。



第四章 半導體產業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

孕生產／失敗的歷程

本章主要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受訪者的故事。第二節為社會期待對半導體產業女性看待其生育觀念之影響。第三節為不孕症治療成功/失敗的家庭與職場的壓力和困境。第四節為不孕症治療成功/失敗者的自我調適心理歷程。

第一節 受訪者故事

本節以研究參與者從身處高度競爭的半導體產業工作，到結婚試圖懷孕並接受不孕症治療到成功懷孕生產，與治療失敗的生命敘說為主；二位治療失敗者、二位治療成功者，其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代稱	年齡	學歷	工作年資	每日工時	結婚年數	治療年數	孩子數	孩子年齡	與公婆同住	先生為獨子
淑女	44	大學	14	10	6	2	0	0	否	否
蘭花	49	大學	26	10	20	3-4	0	0	否	否
德子	36	專科	13	8	11	1	3	11, 2	否	是
佩佩	38	大學	16	14	7	1	2	4	是	否

壹、淑女的故事

淑女，現年 44 歲，大學畢業，任職半導體產業的供應商，擔任主管，平均每日工作 10 小時，結婚後從新竹搬到高雄，已結婚六年，與先生同住，在二年內不孕症的治療，歷經了 5 次沒有成功而放棄；對於無法擔任母親的角色覺得缺憾，而且做了那麼多努力卻沒有達成感到很挫折，因為工作的訓練，自己已養成就事論事的態度，不容許自己在這件事上面繞圈圈，才會讓自己過得快樂一點；大部分時間放在讓自己很有成就感的工作中，其他時間才去學烹飪、與先生爬山，或與公婆互動，盡力扮演好工作之外的角色。

一、工作與婚姻

新竹科學園區的周休二日休假措施走在政府前頭，淑女很慶幸能獲得這份工作，擔任半導體產業的設備供應商。以往在製作業上班的工時太長了，早上八點就要打卡上班，晚上八點摸黑下班，望著車窗外的街燈閃爍，好不熱鬧，但自己往往回到家就累癱了，一點娛樂的興致都沒有，只能對著電視機放送的空洞節目乾瞪眼。加上製造業利潤低，錙銖必較，每天面對的是硬梆梆的機器與一致化的口令，制式的管理缺少人情味，淑女終於受不住了，她要離開這個沒有人味的地方，她要跟人接觸，感受人的話語散發出來的溫暖。現任的代理商公司是服務業，強調人才領導培養，以知識帶動經濟，時間運用靈活，隨個人意願發揮，而且一進公司就有十天年假，福利真是好的沒話說。

淑女認為，雖然是為了找一個輕鬆的工作而進入半導體的服務業，要做、就要把它做好，才算對得起自己，所以開始了自我的培訓計劃。下班後的進修，真是比當學生時更充實。一、英文絕對是必須的，為了與原廠溝通，更希望原廠在最短時間回應或答應需求，甚至在寫 mail 時為了讓文句更流暢，會花較多時間斟酌遣詞用字或給主管修改做討論，把主管當英文老師用，錙銖必較的程度，有時淑女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二、另外、淑女自知自己不是理工背景出身，為了展現專業能力並在同事間掙得一席之地，只要下班後沒有應酬，找到空檔，一定抱著半導體專業書籍與採購規格來研讀，幾年下

來，幾乎天天都到晚上 11 或 12 點才結束與工作有關的事情，但、努力耕耘終會被看見，因為客戶與原廠對自己的肯定，有昇遷機會時，在幾乎都是男性主管的工作環境中，成為一位女性主管，在公司佔有一席之地，回想過程，淑女嘴角露出滿意笑容，手握方向盤、開著公司配備的 BMW 房車，對自己努力得來的成就覺得很驕傲。

埋頭栽入工作的同時，轉眼間 37 歲、年紀大了，應該結婚了，回想自己各花了十年與二個男人交往，兩次都快要結婚而沒有結成的經驗，心理很是懊惱，因為二十年的青春歲月就這樣沒了！最後下定決心與當時才交往三年的男朋友結婚。反正，只要自己有能力，嫁給誰好像都差不多。

傳統教育下的淑女，結婚後理所當然的準備懷孕，婚前人工流產的經驗，知道自己懷孕不是困難，也設定生一個。而在懷孕那段時間，工作關係常出差，淑女沒有意識到自己年紀大，竟然流產，而後沒有再受孕。

怎麼辦？

醫生建議，依淑女的年齡已算是高齡，如果真想要懷孕，就要用人工的方式；唉、知道結婚做人媳婦本來就應該生小孩，面對著公婆的期待，母親的關心，為了滿足長輩的期盼，也覺得這是人生必經階段。就此，開啓了二年不孕症治療的歷程。

二、不孕症治療

奇怪了，明明懷孕生產是女性天經地義的事，為什麼自己卻做不到？其實，淑女已經刻意忘記不孕症治療的過程。回想那段日子，直叫人倒吸一口氣！

拼了！

為了儘快順利懷孕，淑女配合醫生的要求吃排卵藥，一個月後讓醫生檢查卵子成熟否，若有、再打破卵針、依規定日子行房、再回診看結果，滿心的期待？！咦，月經來了。醫生說，卵子不夠成熟、受精狀況不好，沒有成功。再吃藥吧，之前曾經懷孕過，所以淑女也不以為意，反正自己的健康狀況是好的，而且只是吃藥嘛，再找醫生檢查卵子，並計算日子行房，這樣反覆的持續半年，仍然沒消息，醫生建議先休息一下。怎麼

會與預期不一樣呢？淑女有點失望，本來以為只需借重一點醫療當助力而已啊。

好吧，要用加強錠，也只能配合。打針很痛的！淑女自己怕痛不敢打排卵針，每天下班找時間去醫院找護士打針，縱使工作做不完，打完針再加班。強忍著每天打針的痛，也依照醫生的規定按表抄課，自己的先生還蠻識相的，時間到，該怎麼做就照著做，這是讓淑女蠻欣慰。怎麼會這樣？！又沒有成功。醫生只能要求再休息。當公司知道她在做不孕症治療，也願意支持她，建議依她就醫的方便調整上班時間。真是慶幸自己當初選了這麼人性化的公司。但，壓力更大了，更多人知道淑女在做治療，見了面的問候語就是，狀況如何？怎麼回答呢？每回答一次，對方免不了要安慰一番，但關懷之語，卻加深了淑女的沮喪。

還有哪些更有效的方法嗎？什麼．．．求三太子？淑女以為自己聽錯了！想都不想去想，淑女直接否決了親戚好心的提議。需要這麼誇張嗎！這是科學的時代耶。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寧可順勢而為。做任何事，我都會很努力，但不希望用強求的方式，淑女在心理這樣告訴自己。

還有親戚朋友知道淑女在做不孕症治療，紛紛提供各種有效的偏方。要試試看嗎？好吧，既然醫生要求讓身體休息半年；雖然半信半疑，但淑女在大家你一句他一句的關懷中，試用了不同的人所提供的偏方；在大家及自己滿心期待中，仍然沒有消息。卻長了不該長的東西，就是子·宮·肌·瘤，淑女真是哭笑不得，放棄吃偏方。還好，醫生說子宮肌瘤不代表會造成不孕，因為位置的關係，也沒有立即開刀的必要，真是的，如果真的因為子宮肌瘤而造成自己的不孕，會無法原諒自己這麼不科學，道聽塗說。

再一次找醫生治療吧。

打針真的很痛！

只要想到又、要、去、打、針，淑女長長的吐出一大口氣，強忍著沮喪，告訴自己，再試看看、堅持下去吧。買彩券也不會買一次就中啊。但有去買就有機會中，因為知道自己並不是特別幸運之人，不會買一次就中，也許．．．只是也許，買五次就會中也不一定；淑女告訴自己，任何事情，甚至懷孕，有努力過才是真正付出過，也比較不會

有懊悔！

然而自己還是怕痛，每天下班還是跑去醫院找護士打針。但可能是藥劑的副作用，淑女無法控制自己體型的改變，回新竹總公司開會時，同事也會關心，甚至直接對她說：「妳變胖了」。天啊，雖然知道同事們是開玩笑的，但身為職業婦女很重視形象的她，也無法完全不在意，況且平常最驕傲的一件事，就是自我管理的能力，但、為了努力懷孕，連自己的身材都無法管控了，這對淑女的自信是很大的打擊。

當醫生宣佈再休息時，淑女整個心跌到谷底。接下來該怎麼辦呢？顧慮著，公婆雖然沒有直接要求一定要生孩子，但他們的關心其實就是給淑女莫大的壓力，他們會說：「生不生沒有關心、健康比較重要．．．」

是嗎？！淑女心中嘀咕著。

公婆又會留意她的日常飲食習慣，提醒：「不要喝咖啡、咖啡容易不孕．．．」，但、喝咖啡是自己平常疏解壓力很需要的飲料啊。「不要吃這個、不要吃那個、不要吃冰啊．．．」，天呀，唉，好愛吃冰的淑女，無法、也不想當面頂撞公婆，因為她想當一位好媳婦，表面上附和他們的叮嚀，再趁他們不在時，吃冰吃的過癮，哈、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再試試，看中醫吧。配合著淑女吃中藥，公婆還會做很多貼心的動作，例、燉四物與其他補品，來幫助淑女強化體質。而且，公婆認為有工作的小孩才是乖小孩，看到沒有工作，卻很愛花錢，又買很多鞋子的小兒子的媳婦，再對照這位努力工作會賺錢的大媳婦，就更疼她了。除了噓寒問暖，每到假日去與淑女夫妻同住時，更會買很多水果給他們吃，就是擔心小倆口三餐沒有均衡飲食。雖然對於公婆買吃不完的水果很不以為然，但、因為職場的歷練，所以淑女還是會做樣子聽聽，當個稱職的媳婦，再要求先生去和自己的爸媽溝通，請他們不要買有多的水果；雖然先生無法理解為什麼溝通還要轉個彎，對於淑女的堅持他也只好照做；但、對於自己娘家的媽媽，淑女就會直接跟媽媽說：「妳不要唸啦、不要煩、不要管、又不干妳的事」。

努力吃中藥好幾個月，仍舊無效。

怎麼會這樣！這時候的淑女已覺疲累。一次次的期待，換來一次次的落空，有努力卻沒有達成，自己已經夠挫折的，還要面對親朋好友持續的關心，所帶來精神上的壓力更是折磨人的。當知道沒有成功，又要去做一次治療的時候，自己真的是沮喪到很想哭。想到心理與身體所受到的折磨，難過、委曲、挫敗、自我否認等種種負面情緒紛至沓來。

甚至想，難道是因為結婚前做過人工流產，上天在懲罰嗎？是這樣嗎？

三、持續治療或放棄治療

咦．．．好似又遇到一盞明燈！

朋友介紹淑女夫妻去找一位很有名的醫生，聽說他之前在某大醫院任職時，已經很難預約了，現在自己出來開業，仍然門庭若市；真好，淑女心理雀躍著。

但、怎麼這麼嚴格。

醫生告訴他們做不孕症治療，尤其是試管，要先讓身體強壯，所以每天都要量基礎體溫、吃維他命等．．．；太強勢了吧，一定要百分百配合，才可能有機會成功，但不是一定成功。淑女打從內心覺得反感。為什麼一定要聽他的，自己的身體狀況自己最清楚。而且他又沒保證，依照他說的去做了就一定成功；醫生的強勢作風像是壓垮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般，更突顯了淑女的無力感與弱勢。在工作上，只要能注意並掌握好過程，通常可以預知好的結果。但治療時一切都要聽他的，每個細節及流程都要完全配合，又不能保證結果一定成，高額收費就算了，還這麼傲慢，雖說是名醫，但去了兩次就不想再去了。

怎麼辦？持續治療或放棄？

聽聞有些人不做治療後整個人放輕鬆，反而懷孕了。淑女想著，自己曾設定超過四十歲就不打算再努力治療了。也沒有一定要生小孩啊，當孩子二十歲時，自己也六十歲了，他的朋友會不會叫我阿嬤？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淑女很氣的是，工作上的事情，只要自己有努力，再怎麼困難、通常都會成功。而且這張訂單沒拿到，自己檢討原因之後，下一張訂單也就拿到了；但懷孕是 0 跟 1 的問

題，停掉就沒有機會了！要跟婆婆說：「媽，我沒有要生了」，淑女實在說不出口。況且這是先生家的事，理當先生自己去向他父母親說。

設定兩年的時間來努力治療，試圖懷孕，現在時間到了、自己也盡力了。還好，先生曾對淑女說：不一定要有小孩呀，兩個人的生活比較重要，我也不希望妳一直吃藥、打針，這樣身體也承受不住的。讓她心理比較釋懷。

淑女告訴自己：「好開心、不同再看醫生了」，鬆了一口氣！真想放鞭炮慶祝！更重要的是，當親朋好友詢問時，她可以很容易又輕鬆的回答：「放棄了」，他們就不會再觀照此事，自己更不用去面對他們關心又帶著質疑的眼神和語氣。淑女心中竊喜。嗯，但是偶而看看日子再行房，也許有機會吧。先生說，辛苦了二年，我們出國玩玩、放鬆一下心情。淑女又想，也有人說心情放鬆、換個環境，也許，就自然懷孕了。日子，就在忙碌中一天天過了。

依然沒有消息。淑女想，應該開始給自己安排工作之外的事情吧。

告訴自己，好想要一個小孩，但要不到，過程中也踏實的按醫生規定吃藥打針，那就接受它吧。而且，吃偏方吃出子宮肌瘤自己也很嘔。不想再在這件事上繞圈子了，與其這樣、不如把此事做一個停止，再把時間放在其他事情上，才會讓自己過的快樂一點。

不用再看排卵日行房了。

努力了五次，既然已努力過了，就該為自己設停損點。雖然覺得有缺憾，這樣的人生好像少了一個什麼！這本來是上帝賦予女性的功能與角色，但淑女又安慰自己，可能上帝覺得她不需要再受到這種歷練了，可能上輩子做的夠好了，或這輩子已經有其他事情可以彌補了，所以有就有、沒有就沒有，那是天注定的。

像很多事情沒有達成，還有後續可以補償的機制，這張訂單沒有拿到，下一張也還有機會；但自己努力了五次耶、五次！那種身體與精神上的折磨，醫生的傲慢、為什麼一定要做一位合作的病人才有機會達到、又不是一定能達成，聽信流言吃偏方、還長出肌瘤，親朋好友的關心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一次次的失敗、自己怎麼努力卻仍無法掌控的無力感、無能感！努力了兩年，累了、真的累了！

給自己設定，過了四十歲之後老了、年紀大了就不一定要生小孩，人生除了生孩子之外，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做了放棄治療的決定，自己鬆了一口氣，也覺得好開心，除了公公婆婆的部分交給先生去溝通之外，其他人問的時候，都可以直接回答說：「不努力了」，該讓身體與心理休息了。

很多事情是強求不來的。她認為，強求來的東西不見得是好的，而且有些負面新聞，例如小孩子可能幾歲就游泳溺斃等，又好像聽過有些試管的嬰兒不是那麼健康，自己四十歲了，成功機率更低。既然這輩子該怎麼過，應該都是注定好的，那就想辦法讓自己過好，不要讓週遭的人擔心。

四、無法擔任母親的角色

雖然說放棄治療，也說服自己、努力過了就好了，而且、自己不見得每個角色都能夠扮演。但無法擔任母親的角色對淑女而言，仍是重大失落！傳統社會文化的教導是這樣、週遭人的生活模式亦是如此；婚前人工流產的經驗讓淑女知道，懷孕是沒問題的，婚後自己竟然要做五次的不孕症治療，這是從沒想過的。努力過了，身為女人、為人媳婦，生孩子是天經地義的事。而對自己為人妻、為人媳婦的角色盡力了，也該為自己活了。

沒有當成母親，生活還是可以過的很好。接受事實吧。

淑女與哥哥、姊姊的兒子、女兒處的很好，她們還小時會給她們零用金，寒暑假出國玩也會補助她們，她們想買什麼東西、只要開口，也都會買給她們；回想小時候，爸媽很節儉。彩色筆是哥姊用剩的，但同學都拿 24 色最新的，當時姊姊已高職畢業在工作了，她會買全新的 24 色彩色筆給淑女；過年時帶她去買真正想要的衣服。

也許，是自己沒有小孩的關係，想補償沒有成為母親的這個角色；或是回饋哥哥、姊姊對自己的好，所以，也都會單獨帶他們去買他們想要的東西，把侄子、姪女當成自己的小孩一樣。也開玩笑的告訴她們，長大後要養自己。尤其大姪女還告她爸爸：「爸爸你說我不用養你，但我要養小姑姑啊」。所以某種程度上，淑女隱約也像有自己小孩

一般。

五、未來的安排

既然當不成母親，淑女讓自己更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工作佔了她人生的八成，甚至她認為業務的角色已是她的一種生活的方式跟態度。但在投入工作的同時，淑女心想，也應該把時間保留下來，盡可能去接觸一些非工作的活動。行動派的她真的就去學烹飪，學完後還會回家做給先生吃。回新竹總公司開會與同事分享自己的爬山經驗，他們都露出無法相信的表情，哈、因為過去的自己，能躺著決不坐著，能坐著決不站著。淑女對自己的轉變也覺得很驕傲！

只是在做這些事情時，不免腦海中還是會閃過這個禮拜跟哪個客戶講了什麼話、什麼案子沒有討論好。過去，任何事情若與工作衝突，淑女會以工作優先。若工作太累，淑女也會選擇先讓自己休息而推掉與家人的餐會。也許因為兩年不孕症治療的經歷，內心有些想法轉變了；當淑女北上出差時，雖已疲累，但又想到要約媽媽吃飯，她並沒有像以往一樣自顧自的在飯店休息，反而另找兩全其美的方式，請媽媽先坐車出來會合，用完餐後再帶她去走走，然後再一起回家。

假日公婆來住時，就會盡可能扮演好媳婦的角色，當他們想去爬山時，雖然不想去，也會在乎他們的感受，盡可能配合他們一起去爬山或其他地方。當公婆在淑女面前抱怨，弟媳沒工作還買那麼多鞋子時，她也只是微笑聆聽，他們認為，會工作的小孩是乖小孩，他們對很認真工作的淑女很好。這樣就夠了，淑女心想。

有趣的是，無論與誰在餐廳吃飯，若遇到客戶，淑女仍會過去與客戶同桌聊個 10 分鐘，或直接加入大家一起；也會發揮在工作上練就的察言觀色的能力去觀察服務生的做事方式。

工作，仍是淑女的主軸。

貳、蘭花的故事

一、工作與婚姻

怎麼辦？公司要遷往台北，但蘭花不想將父母留在高雄、單獨北上，剛好妹妹說她們公司在徵人，雖然對半導體製造業的印象就是辛苦，但想到在半導體產業工作的人，應該都是坐擁高薪，而且又能就近留在南部，所以就進入半導體業，自己也沒有想到，一待就待了十幾年。

蘭花對工作要求完美，只要坐在辦公桌前，不知道為什麼就會將所有事情拋開，甚至家裡的事也一樣，縱使下班回到家仍無法放輕鬆，工作壓力如影隨形，還會回想哪一個 mail 沒有回好，客戶的要求能否達成；所以未進半導體產業之前她覺得待遇不錯，現在的她認為付出與待遇是扯平的，甚至付出的還多過於收入。

蘭花卯足全力、戰戰兢兢的重要原因是，半導體業是高科技產業，產品淘汰很快，在工作中除了和同儕間競爭激烈，也要有能力與跨部門合作才有成就感。所以想要有所表現的話，就不能只是自己悶著頭做事，因為有人開玩笑說「苦幹實幹，留職查辦」；她看過太多認真工作的同仁，只會做事、不懂做人，工作捉襟見肘，不知如何主動找人幫忙，再好的專業、憑一己之力也無法在專業分工如此細的狀況下撐起一片天，最後那些同仁也只能力不從心的離開。

蘭花不希望這種事發生在她身上。雖然會提早將工作規劃好，也會臨時發生突發狀況，經驗豐富的她就要發揮彈性、緊急處理，還好平常有注意人際關係的經營，需要時、他們都願意幫忙；雖然早出晚歸常常見不到陽光，但她責任心重，每每在下午 5 點準備下班時，會忍不住瞄一下 mail，因為此時歐洲與美國的客戶剛好開始工作，蘭花擔心客戶有急件需要處理；雖然主管並沒有強迫一定要留下加班，但她往往選擇留在公司將緊急的事情先處理完，回到家通常已經晚上 7,8 點了，她的表現很得老闆的賞識，蘭花自己也覺得很驕傲。

會與先生結婚是因為自己 29 歲，已屆適婚年齡，而先生雖然不是自己喜歡的類型，但他很懂得與長輩相處而且又孝順，是居家型的男人，家人都對他有高度的認同。結婚後先生很渴望有孩子，他認為一個完整的家庭就是要有小孩，因為他原生家庭的媽媽姊姊很傳統，結婚後沒有工作，而是專心在家相夫教子，把先生服侍的妥妥當當的，家裡也都弄得井然有序。

雖然蘭花是職業婦女，但先生結婚前就知道她工作心強，也了解二個人的收入才能緩解家庭開銷，倒也不會要求她辭去工作。知道先生愛小孩，而結婚 3-4 年在沒有避孕的狀態下卻一直沒有受孕，蘭花本來不緊張的，但左鄰右舍和親戚們的關注，想想，自己已是高齡，再不懷孕就來不及了，於是開始了不孕症治療的歷程。

二、不孕症治療

蘭花在不孕症治療的過程中，很努力的試過各種方法，除了西醫之外也看中醫，甚至求神問卜。

礙於家中經濟並不充裕，蘭花選擇花費最少的治療，花了一萬多元打了一個月排卵針，醫生很有信心的說那個卵泡很漂亮、很成熟，應該會成功，特別交待她要回家多休息，但、沒多久月經就來了，表示沒有成功、流掉了；她心理沮喪的想，換個方式吧。

所以大姑介紹看中醫，中醫對著先生說：「你老婆體質比較冷，就是子宮太寒，即便是有排卵，還是不容易孕育胚胎，沒有辦法成功，要先調體質，再去做治療，才有成功機率」。她覺得中醫講的也有道理，就停止了人工受孕，開始吃藥；一罐藥怎麼這麼貴，要一兩千塊。吃了三個月她心理開始懷疑，到底有沒有效啊？先生老說是我不夠積極，但我真的很認真在吃藥，四個月了，一點動靜都沒有。要在這上面繼續花錢嗎？算了、算了。

去找算命師好了，中國人嘛，求神問卜是天經地義。算命師說他們有孩子命，還好、蘭花心理覺得比較寬慰；所以、當有人說他們可能沖到什麼，要再辦一次結婚來化解時，

他們也行禮如儀，遵照民俗再辦一次迎娶。蘭花自己覺得不可思議、也真是有趣，為了要有小孩，還真是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自己先回娘家，雖然沒有穿新娘服但有化新娘妝並穿戴正式，然後先生再開車去正式迎娶，就像再結一次婚，但也不好意思通知眾親友，當天晚上只宴請至親好友。等待的心情真是難熬，蘭花夫妻每天忐忑如驚弓之鳥，有一點動靜都懷疑是懷孕了，興高采烈買驗孕棒回來，驗了幾次、幾個月過去了，當時宴請的至親好友也在問，唉、他們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滿滿的信心就像慢慢消氣的氣球，整個人覺得很無力。

先生本來就對蘭花在半導體業工作有微詞，現在更怪罪是因她常常加班很晚才回家，認為她的心思都在工作上，工作壓力大、無法放輕鬆，所以常常在她耳邊叨叨唸，要她換工作，因為他認為蘭花對生孩子的事不夠積極，如果真的很想生小孩，就應該把工作拋開，準時下班回家。

蘭花自己也承認，對於房事、她確實有點敷衍，先生可能也感受的到，常會說她，只有公事不會忘記，家裡的事卻常常忘記；但她覺得很委曲，因為認為上班也是為了家庭經濟著想呀，有一份好又固定的收入，先生也不用這麼辛苦，她又不是為了自己。但先生認為少賺一點沒關係，重點不是在賺錢，生孩子才是重點，二人常為了這事起爭執，甚至吵的很兇、好幾次蘭花都以眼淚收場，不了了之。但先生是吃了秤砣鐵了心，不願退讓，最後，蘭花也只好妥協，想說，好吧、就試試看吧，否則、要離婚嗎？！蘭花自己不願走到這一步。就在委曲、挫折、百般不願下，向公司申請留職停薪一年，專心治療。

除了持續看診，親朋好友介紹什麼，她都聽從。甚至每個星期從高雄坐車去新竹找一位來自香港的大師針灸並拿藥。雖然知道治療需要時間，但去了四次後仍看不出成果。蘭花猶豫著該不該這麼舟車勞頓時，第四次回程的車上，婆婆突然說：「啊醫生有沒有說什麼時候會有，要不然、這樣看下去的話，要看多久，要花多少錢？」。這些話重重的打在蘭花心上！蘭花也覺得挫敗，不知道要怎麼回答婆婆的問題！因為醫生當然不會給她肯定的答覆。更覺得對不起坐在旁邊的媽媽，讓媽媽在親家面前抬不起頭來；也許

婆婆是無心的，但自己還是很在意，覺得沒有安全感。此時，留職停薪，自己沒有收入，先生一個人獨撐家中經濟也很辛苦。自己也知道儘量不要花錢，先生又逼她一定要回診，但肚子不爭氣，她也沒辦法。

算了，不要去新竹了，再想想其他方法吧。

親戚又建議去醫院檢查看看，有沒有沾黏或子宮有沒有怎樣，蘭花想，好吧、好吧，就是所有想到的問題都去釐清吧。但、為什麼都是我去檢查呀？先生都不願意檢查，真是大男人主義，蘭花心理嘀咕；去做了腹腔鏡檢查，都沒有沾黏。你看吧，我沒有問題。等了幾個月肚子仍舊安靜，但她的心理卻像打翻調味料般五味雜陳，不知如何看待自己。

三、持續治療或放棄治療

蘭花累了、真的很累了！

蘭花有點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難過的想，到最後先生仍然認為是她不夠積極！這幾年下來，都是她一個人在做治療，吃藥，奔波，甚至留職停薪一年，為的、就是想要一個小孩，她已經這麼努力了，先生還是認為問題在她身上，是她不夠積極，那……她真的不知道積極的定義是什麼！

持續治療或放棄治療。難道問題真的在我嗎？蘭花傷心的問自己。

第一次看西醫的時候兩個人都有看，醫生說二人都沒問題。後來看中醫時，中醫強調，蘭花的體質太寒，所以不容易受孕，從此，先生理所當然的把矛頭指向她，因此後面的治療只有蘭花一個人孤軍奮鬥。她搜尋網路或是聽有經驗的人分享，不孕症治療應該是夫妻一起治療效果更好，但每次與先生討論時，他總說：「我不用，我不用，我沒有問題」。但她不僅懷疑，先生真的沒有問題嗎？若問題真的在她身上，那也治療了好幾年呀。生孩子是二個人的事，不是一個人該全部承擔，蘭花內心的不滿更高漲、甚至抗拒，如果先生認為她不夠積極，那先生卻不一起治療，這樣算積極嗎？

大姑介紹的中醫也建議夫妻一起吃藥，治療效果比較好，但先生認定是蘭花體質太寒，而且二人都吃藥的開銷太大了，所以應該著重在蘭花的治療就好。

最後，蘭花心想，既然治療就應該兩個一起治療才對。如果說先生應該看醫生而不看，只要她一個人看，但她也盡力了，該做的都做了，那就放棄吧！因為如果天注定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況且、她真的很氣先生這樣主觀，在某些觀念上堅持到不可理喻。每次吵架，就是在這些觀念上無法有共識。

既然如此，她也放棄了，不看了。但，在留職停薪的一年中，先生三番兩次的遊說她換到小公司做別的工作，也主動幫她找工作，他知道光靠他一個人的薪水養家太吃力，然而他覺得半導體業真是太忙碌了，他不希望蘭花回半導體業，可能蘭花沒有這麼忙，還是有機會懷孕。

她吱吱兀兀跟先生商量：「我們不要再嘗試有的沒的好嗎？就是順其自然」。先生說：「好，不看醫生沒有關係，那就是積極一點好了」他指的是房事積極一點。房事積極就會受孕嗎？女人的排卵期一個月也就那幾天，就算積極，也應該是要把握黃金時間，但他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就是要亂槍打鳥機率更高。唉！

又有親朋好友建議，去抱個小孩來養，也許會有機會懷孕。蘭花與先生很興奮，剛好大嫂不小心懷了第三胎，也答應要給他們，但，在懷孕初期大嫂壓根兒沒想再生孩子，所以在不知道自己身孕的情況下吃了一些不該吃的藥，那胎兒竟然夭折了！原來在等待孩子的到來時，蘭花已買了好幾件嬰兒服，也採購了嬰兒用品，誰知道會是這種情況，真是晴天霹靂！蘭花與先生的心情直接從雲端以極速掉到深淵！這、這不是命中註定、那還能怎麼解釋呢！？

先生是多麼渴望有小孩啊，他沮喪了好長一段時間，最後還是婆婆出面相勸：「不要強求，沒有就沒有，你們二個好好過日子就好了」。蘭花自己也很難過，不知道怎麼辦？常常在浴室哭泣、也不敢讓先生知道。甚至沒有辦法很明白的告訴先生說她要放棄了。她只能告訴他，我們用自然的方式，不要再花錢做治療；但蘭花自己也不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當成很重要一定要成功的一件事。

蘭花比較想得開，自己的兄弟姐妹與夫家的兄弟姐妹都有小孩，雖然不是自己生的，但別人家的孩子也可以當自己的看待啊，反正彼此都有血緣關係。

就這樣，蘭花又回到原來的半導體公司。不知不覺中全心投入讓自己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先生覺得很失落，沒有小孩就算了，老婆還這麼忙，常常打電話去公司罵她：「妳要不要我把帳篷拿到公司去，妳乾脆就在那邊紮營就好了」「你沒那份工作會死嗎，為什麼一定要待在 AA 公司」。蘭花把先生的行為當做孩子氣的話，雖然氣，仍然包容；後來，他甚至直接打電話給蘭花的主管，因為蘭花的主管也是女性，了解蘭花的情況，在電話中直接回答：「沒關係啊，你自己決定，如果你覺得蘭花的工作會耽誤到家裡，不做也沒關係，由你自己決定」。

他沒想到蘭花的主管這麼強勢，碰到了軟釘子，也覺得自討沒趣，反而在她面前批評她老闆，她也莫可奈何，對先生的幼稚行為覺得很無力；雖然不滿蘭花的時間投注在工作上，但遇到不景氣，周圍很多親友的工作也不保，他自己更怕會中年失業，也就比較少把氣出在蘭花身上。

幾百年歷史下來，女性本來就應該傳宗接代，為什麼我會有問題？我理所當然可以生孩子的，蘭花自己這麼認為。蘭花很希望符合婆家與娘家的期待，就像是工作上她也百分百投入，希望符合主管的期待一樣，她都想要使命必達。知道她無法懷孕，媽媽比婆婆還緊張，媽媽擔心蘭花不能懷孕會不會被婆家的人嫌棄？所以每次看醫生都會陪同。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蘭花無語問蒼天：「身為女人，為什麼我不會生啊？」是自己上輩子做的太糟嗎？造了什麼孽嗎？

治療期間，最怕的是那些婆婆媽媽的鄰居們，她們給了太多的關心，也都成為負擔；她們都會直接說，妳們家娶的媳婦不會生哦；感覺自己很像是公司產出的瑕疵品，隨時會被報廢。更擔心婆婆會不會怎麼樣？還好，公婆還蠻開明的，沒有表現出非常在乎，蘭花自己也鬆了一口氣！

尋覓良醫的過程中，雖然婆婆沒有表態，但先生的言語、態度卻加深了蘭花的挫折感，無法擁有一個完整的家，背後代表的是不完美的自己，蘭花真的很內疚！但她也很氣先生，幾年的時間，嘗試了各種治療，花了很多錢，治療過程先生都不配合、不願意

一起接受治療，真是恨啊。雖說問題也不一定出在先生身上，如果二個人一起看都還沒有辦法，那可能就是天註定。因為西醫的檢查表示蘭花是正常的。而中醫的說法是，她手腳冰冷，但手腳冰冷的女性也很多，並不是這樣就都不能生。她覺得中醫的說法比較籠統，沒有科學根據。奇怪的是，先生卻只聽中醫的。長期就醫都沒有效，也不知道要再這樣堅持多久？更重要的是，親朋好友介紹的那些很厲害的醫生或很有效的傳統療法，沒有一個人可以告訴她，妳這樣做一定會成功。

40 歲了，已是高齡產婦！經過幾年的治療，蘭花已非常累了。

後來，有一位女中醫師直接問她：「依您的年紀，妳還想要生嗎？因為您整個人的器官已逐漸老化，卵巢、子宮的功能也漸漸衰退；如果真的還要生，可能要做很多的治療，但效果已經大打折扣，妳的身體也不見得可以負荷」。

四、無法擔任母親的角色

蘭花被這位女中醫師的話一棒打醒，要再盲目的活在別人的期待中嗎？還是該為自己打算了？她問自己。一來，再治療下去真的很懷疑會不會成功。二來，若成功了，但高齡產子，生出來的小孩品質好嗎？會不會生出來的孩子問題一大堆。而且高齡產婦生小孩的風險更高。況且朋友、同事告訴她：「妳有福報啊，沒有小孩才好，這輩子不用受小孩子的拖累。」「沒有孩子表示妳上輩子做得好，這輩子是來享福的，不用受孩子的折磨」她也安慰自己，盡力了就好。雖然先生不肯接受，但他又不一起接受治療，生孩子又不是她一個人的事，而且，公婆又沒有責備她，所以，她也就比較舒坦了。

雖然無法當母親，也曾幻想過自己會是一位怎麼樣的母親。生兒子會麼樣幫他打點，生女兒會如何替她打扮？如何教養孩子？

蘭花傷心欲絕的說：「有人講，當妳真正當媽媽之後，妳才會了解媽媽的偉大。」雖然自己很遺憾，沒有當媽媽，但在不孕症治療的求診過程中，是媽媽陪伴她最長的一段時間，可以感受到媽媽對小孩子的愛，所以、不用等到她自己生小孩，她就能體會當媽媽的偉大。

現在，只能努力調適自己。還好工作很忙碌，也沒時間沈浸在憂傷中。而且弟弟是單親，一個人帶二個小孩，自己也會幫忙從旁照顧，想關心孩子的時候就去關心。覺得累、不想有困擾時就不用去接近。不需要像真的媽媽一樣，孩子的好、壞要去全部承擔，這樣也蠻好，蘭花安慰自己。或是大姑大嫂的小孩，不管是經濟上或其他方面，也可以多照顧。那些小孩現在是青春期，會叛逆，不喜歡聽他們父母的嘮嘮叨叨。我們是第三者，尤其先生會主動去與侄子姪女溝通，他們不敢跟父母聊的事，也都很願意告訴他。但蘭花現在在工作遇到困難，第一時間想逃避時，會問自己，俗話說，為母則強，是不是因為自己沒有小孩，沒有後顧之憂，才會不夠堅強、想逃避呢？因為自己一定會教育孩子，遇到困難時要勇敢、堅強面對，那我自己就要先以身作則當榜樣啊。她矛盾的想。

五、未來的安排

蘭花覺得雖然這個家不是大富大貴，但也夠花用了。在假日會找二邊的親戚聚聚餐。有時小倆口自己也會去打牙祭吃大餐，或泡溫泉遊山玩水一番。雖然沒有自己的孩子仍覺得遺憾，但沒有小孩也有沒有小孩的輕鬆自在。平常時間與先生各忙各的，她還是比先生晚回家，工作佔了她二分之一的時間，主管比以前更重用她，也一直要提拔她，她很清楚職位越高，責任就越重。

真的要用這樣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能力嗎？這幾年與先生雖沒有再為了孩子的事情吵架了，但他偶而還是會抱怨蘭花用在他身上的時間太少了。而能在工作晉升，成為主管看重、願意託付重責大任的人，也很吸引她。因為沒有小孩，有更多時間投入工作，昇遷的機會也大。

玉蘭思索著如何取捨的兩難？

參、佩佩的故事

南部的工作機會其實不多，小時候的成衣廠現在都已經式微了，在佩佩大學畢業前，加工出口區幾乎成了半導體產業的天下。佩佩希望留在自己的家鄉工作可以就近照顧父母，因此進了半導體業。

半導體產業的變化很快；縱使是下游，利潤也一直被壓縮。為了提高收益，主管一直要求同仁除了成本控管及降低之外，還要去熟悉一些新製程。主管帶頭前進外，更會推動大家去吸收外面的新知識，因為科技產品日新月異，公司常常生產新的產品，也要求同仁要更新腦袋；因為舊的觀念就會像就的產品一樣——被淘汰！

一、工作與婚姻

佩佩的工作緊繃，常常有喘不過氣來的壓迫感。而且為了配合公司成長，主管常被輪調，他們必須時常適應新的主管。主管各有各的風格，自己也要跟著變。佩佩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產業的人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不管誰被輪調到哪一個部門，都要以最短的時間適應。佩佩常常覺得自己像八爪章魚一樣，拼命蒐集主管要的資料，然後趕快去請其他部門支援。佩佩的工作生活大都重覆同樣式：適應新主管、當八爪章魚蒐集資料、請其他部門支援。然而儘管佩佩再努力，仍有可能適應不良、蒐集資料不足或者其他部份無法支援，但也沒辦法，畢竟這就是佩佩的工作。

從少女時代就一直想嫁給帥哥的佩佩，在公司一待就好幾年，無奈遇不到適合的「帥哥」。年過 30 後，佩佩就很理智的告訴自己，認為如果要結婚，對方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條件，像是談吐、價值觀、對父母孝不孝順、職業、收入等。雖然佩佩還是希望找帥哥，但、如果這些條件加起來的總分很高的話，帥不帥就其次了。

除了要符合佩佩自己的條件外，另外一點就是：絕不能再找半導體產業的人！因為如果二人都這麼忙，那誰照顧小孩呀。最好是傳統產業的，他上下班時間比較固定，將來孩子就交給他照顧，自己就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在職場上奮鬥。嘿、嘿……佩佩打著如意算盤。

參加聯誼時經由朋友介紹，認識了當老師的先生，交往二年後，雖然心中遺憾：他真的不帥！但婚姻是一輩子的事，佩佩就在 31 歲的時候成了師母。萬萬想不到的是，先生真的是天生的老師；將教導他人視為此生職志，縱使對自己的老婆依然如此，佩佩開玩笑的跟先生說：「我這輩子都不用下課了」。

結婚一年後，有一天月經沒來，買了驗孕棒知道懷孕了。佩佩回到家後，故做神祕的在先生與公婆面前宣佈：「我懷孕了！」。看到他們喜形於色，哈、真是驕傲！利用星期六沒上班的時間，喜孜孜的找了診所做超音波，但醫生說只看到一堆子宮肌瘤。天啊！怎麼回事？算了，趕緊再去長庚檢查，醫生說雖然有十週的受精卵，但沒有心跳，只能吃墮胎藥排出；佩佩感覺好像從天堂掉到地獄一般！怎麼辦？先生是客家人，身為長子，又是公婆的驕傲，身為長男的媳婦，傳宗接代的責任是迫切的。拖著千斤重的步伐回家，怯生生的一邊講一邊哭，先生也不知所措，只能任由佩佩眼淚像打開的水龍頭般一直流。直到晚上，只能頭低低的，再將演練過的台詞向公婆講一次，老人家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失望之情溢於言表。

二、不孕症治療

過了一年又懷孕了，有了上次的教訓，這次很謹慎的直接去找長庚醫師，他再一次宣判佩佩死刑，因為仍然沒有心跳；怎麼回事？是我上輩子做了壞事，因果報應嗎？還是因為從出社會就在科技業工作，全付心力都在應付工作上的變化、與時間賽跑；腦袋裏想的除了工作、還是工作。自己在工作上再困難的事也有辦法克服，況且，懷孕生子是最基本簡單、根本不用去傷腦筋的事情，怎麼自己會辦不到？是婚前沒有做身體檢查，無暇吸取這方面的知識，所以身體出現狀況自己都不知道？想到必須再一次面對先生與公婆，佩佩打從心底起了寒氈；先打電話告訴先生吧，聽到電話那頭倒吸一口氣的聲音和幾秒的安靜，佩佩本來強自鎮定的情緒，頓時如山洪暴發般渲洩而出，她也不願意呀，雖然只有 1-2 分鐘的電話，但拿著話筒的手都僵化了。最不願意面對的時候來了，看到公婆期待的表情等在門口，佩佩在心裏罵自己，都怪自己多嘴。正想開口，話還在嘴邊，

眼淚卻先流下來。無法停止的眼淚、抽抽噎噎的訴說醫生的宣判，也讓公婆的表情從陽光化成陰暗。雖然他們一直強忍失望來安慰自己，但當天晚上，心灰意冷的她，直接去找不孕症門診開刀，拿掉已自行了結的受精卵，連同該死的肌瘤一起處理掉。

「需要放棄工作，開始做檢查嗎？自己真的無法懷孕嗎？怎麼對得起夫家的人呢？」
佩佩開始思考著。但，佩佩自從出社會就在半導體產業工作，也沒有再向父母伸手拿過一毛錢。更令佩佩自豪的是：父母親現在住的房子，是憑佩佩一己之力買的。如果佩佩不是在半導體業，如果不是主管願意給自己機會表現，佩佩怎麼辦得到呢！

佩佩打算著，現在工作也只是平平，孩子也沒著落，先治療看看，走一步算一步，如果真的沒有小孩，至少自己還有工作可以有尊嚴的養活自己，不需要依賴他人。

但佩佩年紀大了，真的很難再正常受孕。在醫生的建議下，佩佩開始了不孕症的治療。從輸卵管檢查開始，必須聽醫生指令，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佩佩心想，在工作上別人都還要聽我的，主管也不會太強勢要求；為了生小孩卻得任人擺佈，真是令人不舒服。況且還要自己打針，天呀，怎麼刺屁股和肚子啊，一天還要打二次，真是摧殘自己。怕痛的佩佩要老公帶她去找護士打排卵針，老公說這種小事他來就可以了。哈！對嘛，身為另一半的他也該負點責任，怎麼可以全部推給女人呢。此時的佩佩覺得自己是位幸福的女人。打針打了四個星期之後，醫生檢查子宮的膜夠厚，卵子也成熟了，他就植入精子。哇、運氣真好、一次就中了六個，難怪很多人推薦他；但為什麼一次要弄這麼多顆，是醫生自己沒有自信，怕不成功嗎？雖然感謝醫生、但也埋怨醫生，這是六個生命耶，肚子塞的下去嗎？肚子塞不下去，那．．．那不就要「殺生」，想到自己只是想孕育新生命，卻變成劊子手，頭皮就發麻！

三、辛苦的受孕過程與龍鳳胎的選擇

佩佩只要二個，希望一男一女最好，所以必須硬著頭皮拿掉四個受精卵，醫生又不能保證留下來的剛好是一男一女，先去拜拜吧，祈求神明保佑留下來與被拿掉的生命，更保佑真的是一男一女。她心理天人交戰，六個生命，唉，可惡的醫生；從小看阿嬤拜

拜，隱約知道有靈界，當醫生說一次只能拿二個，所以必須排二次時間去處理；佩佩甚至看到醫生在處理前手拿著聖經，更加深了佩佩的愧疚。這無緣的孩子會不會恨自己，無奈的她，所能做的，也只是事後去幫他們超渡。

在肚子裏的孩子到底是男是女？

雖然公婆沒有明講，但每次拜拜時，他們都在佩佩面前向菩薩祈求賜予男孫；轉過身來還安慰說，沒有關係，健康就好。忐忑不安的心情持續三、四個月，第一次去照超音波看到其中一個是女生，另一個看不出來，媽呀！嚇得佩佩冒出一身冷汗，隔天瞞著家人，冒著三個人的生命危險，自己騎機車去另一婦產科檢查。還好，一男一女，哈！佩佩吐出一口大氣。想想，自己真的很爭氣！

懷孕過程引發腹積水，讓佩佩整個人很痛苦，「原來，雙胞胎這麼重！」佩佩在心中唸著。本來想請假休息的佩佩，放不下工作，看到同事都很忙，也不敢向主管請假，咬緊牙關撐著去上班；倔強的她認為，大學畢業就是進入高壓力的半導體業，這點不方便算什麼。萬一休假回來，這個職務沒有了怎麼辦？況且，懷孕是自己的事，不能去麻煩別人，造成同事們的困擾。除非已經躺在救護車上，否則，該自己職責內要完成的事情，絕對要完成。

再說，懷孕也有令人開心的事：老公天天接送上下班，多幸福啊！下班後也不用做家事。從進入半導體業已被訓練的親力親為，做任何事都要快、狠、準，在成為長男的媳婦之後，也同樣要求自己每一件事都要做好；突然間，上下班有人接送，家事也有人處理。古人說，母以子貴，原來是真的。

四、擔任母親角色

生了小孩，身為長男的媳婦的佩佩，又如以前一樣，沒日沒夜的投入工作。到了週末想在家裝死的她，卻拗不過老公和小孩的要求，陪他們一起出去玩。做人真辛苦，在工作中要配合快、狠、準的步調，馬虎不得，老闆常常又交付急件；回到家都已經晚了，最幸福的一刻就是孩子向自己撒嬌，媽咪長、媽咪短、嗲聲嗲氣的童音，看著他們稚

嫩的臉龐，唉，真希望時空就此暫停。

寒流來的幾天，真是冷到爆，包的像粽子一樣的佩佩騎著機車準備上班時，老公竟然說要開車載她去搭車，哇……自己一定是上輩子燒了好香，才找到這麼體貼的老公，真是的，平常把一半的時間給工作、其他時間用來睡覺、陪孩子玩，也沒時間搭理他。難為他還對自己這麼好。喜孜孜的坐上車，安全帶都來不及繫上，就聽到他開始上課、說教：「什麼……人不應該花這麼多時間在工作、人的一生有限、你要知道自己要什麼，要趁孩子小的時候多陪陪他們……」。佩佩心理叫苦，因為，這些話幾年來聽多了，她背都背的出來，嘀咕著，教材、版本也不換一下。早知道，就堅持不讓他送，自己寧願冒著寒風上班。「妳有沒有在聽我說話？」已神遊想著今天有哪些貨要趕，要和哪些供應商開會的佩佩，被老公突然拉高分貝的聲音拉回來，「聽到了……」故意拉長尾音回應；在半導體產業有什麼不好，又舊事重提，要我辭掉工作，或是去 7-11 工作，那多沒面子！

五、未來的安排

每次參與先生的聚會，他的朋友都會問：妳在哪裡工作？如果說是家庭主婦或 7-11 的店員，講話多沒底氣。但現在自己可以抬高下巴，驕傲的說出公司名稱，看到他們露出欣賞又羨慕、肯定的表情，自己覺得好有面子、光彩十足，嗯、在世界知名的公司上班，自己也覺得鍍了一層金，讓自己更有自信的與先生的老師朋友群互動。

雖然老公覺得自己冥頑不化，但佩佩不懂的是，當初嫁給他就是看上他是老師，作息時間、收入都穩定，孩子、家庭交給他就對了；所以佩佩理所當然的覺得自己的工作忙碌、常常加班，是正常的，半導體業耶；開玩笑，與全世界接軌，怎麼可能不忙呢。

佩佩很想說而沒有說出口的是，縱使已經結婚，但自己仍有能力養活自己，不需要看先生的臉色來決定如何向先生伸手要錢。而且，孩子長大了，有自己的世界，也不一定會供養父母；再者，把老闆交待的事情做好，還會得到一句誇獎，協助同事及供應商將專案完成，他們也會向自己說聲謝謝。那個時刻，就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是重要的，

也很有成就感；這種感覺在家裡是沒有的。在家裡惟一有成就感的時刻是孩子抱住自己的腿說：媽媽妳不要走，我要找媽媽……。

而且主管對自己愈來愈看重，把更多重要的工作交給自己，也是代表讓自己有展現的機會，更為了升遷鋪路，怎麼可以在這種時候離開呢！從出社會到現在，自己也早已習慣這種高壓工作模式，就連孩子生病住院，也都是把工作告一段落才匆匆忙忙趕去醫院照顧。連同事都說：妳瘋啦！但，這是自己對工作的使命感。但，看著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提醒甚至要求，佩佩也不得不正視自己的工作作息時間。對婆婆也有著愧疚感，自己一直沒有扮演好媳婦的角色，應該多向她學習如何作菜，怎麼拜拜。唉，做了這麼多年媳婦，但這些都不懂。應該調整自己吧？

至少，當媽媽的角色還算稱職，因為佩佩會讓孩子知道，他們是在大家都很愛他們的環境下長大的。但，當他們犯錯被小姑及先生處罰時，雖然自己覺得很心疼，但該遵守的原則就要遵守，求救也沒用，只是自己會不忍聽到他們的哭聲，趕快離開現場。但，是不是為了小孩子辭去工作？佩佩仍在思考著！

肆、德子的故事

一、工作與婚姻

真是幸運，德子開心的回憶著。

參加同學會，只是在與同學閒聊彼此的工作，聽他提到他所服務的半導體公司，整體發展與未來前景都很不錯，心生羨慕，而嚷嚷起來要他幫忙引荐。剛開始他還說沒把握，只能試試看；沒想到一試即成，更沒想到一待就待了 13 年。雖然工作內容是提供各部門的需求，不是在產線，也不用全副武裝穿著無塵服，而是在後勤單位的庫房工作，產線需要什麼材料就來庫房領。但隨時都得呈現備戰狀態，一整天工作下來，德子常常會忙的喘不過氣，覺得自己累的像趴在地上喘氣的狗一樣；但由於專業、分工細，整個發料流程都有 SOP（標準作業流程），其實只要把自己該注意的工作小心處理，不要發

錯料或延遲處理即可。

就像工作的誤打誤撞，德子走入婚姻也只是因為公婆的一句話：「你們倆人交往 9 年了，該結婚了」，就這樣結束下班後與同事吃宵夜、輕鬆自由的單身生活。

當先生一結婚就提出必須生小孩的要求，德子早有心理準備。因為先生家一脈單傳，只有他一個男丁，公公又是退伍老兵，自然希望趕快抱孫子；而且，德子自己也很爭氣的生了一個兒子，多厲害呀。

但，可能自己太厲害了，公公婆婆、先生、就連自己的媽媽幾年來一直在耳邊嘮叨不休，希望自己再生幾個。聽的耳朵都快長繭了，生小孩這麼簡單嗎、真是的。更氣人的是，當職業軍人的先生好不容易休假回家，想向他好好撒嬌，訴說自己一人帶小孩的辛苦，但談到此事，卻都以吵架收場。

說的不夠清楚嗎？德子納悶著。半導體產業工作這麼忙，事情都做不完了，生一個有交待，應該夠了吧！

德子告訴自己：生孩子很辛苦，而且先生在北部，不在身邊幫忙，什麼事都得自己來；自己也當媽了，總要學習獨立，不能像以前一樣，凡事都交給自己的老媽。

其實德子堅決不再生二胎的重要原因是：產後憂鬱加上身材嚴重走樣。但是老公他們無法體會，這讓德子非常沮喪。每天晚上德子一個人在家時，情緒總會很低落，德子常不由自主的看著衣櫃裡的漂亮衣服流淚。德子想著：如果再懷孕了，又要開始那種每次出門都要大包、小包，推著娃娃車，就像歐巴桑一樣。更不用提身材走樣後，要怎麼面對同事，要怎麼見人呢，原本美美的形象不見了，天哪！而且德子真的很擔心產後憂鬱的情況再次發生，那種日子太可怕了。

二、不孕症治療

「德子、爸爸的病情不穩，醫院發出病危通知……」，怎麼會這樣！公公的健康狀況怎麼會下滑如此快速，接到先生的電話，德子一時愣住了。公公是外省伯伯，除了很疼自己的小孩之外，連德子這個嫁進去的媳婦也一樣疼。而且，公公他們一直住在苗

栗老家，空氣好、生活作息時間正常，用退休老本生活，倒也愜意，就連前一陣子公公小中風，也沒有花我們年輕人的錢，能遇到這樣好的公婆，也算自己幸運了。

先生接著說「結婚這幾年，爸爸、媽媽也沒讓我們操心，對我們更沒什麼要求，平常各過各的，我們也只是偶而回去看看他們；老人家這些年只是希望多抱個孫子，只是希望我們能再生一個，這惟一的要求，我們都做不到嗎？」。

平常，只要聽到：「再、生、一、個、小、孩」，這幾個字都會火冒三丈的德子，此時突然安靜了。電話掛斷後，回想先生剛才在電話中重覆的幾句話：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回報給他老人家的，他惟一的要求，我們都做不到嗎？！

是啊，結婚這些年，公婆也遷就自己原來在南部的半導體公司工作，讓我在娘家附近買房子，也沒有要求自己搬去苗栗照顧他們，自己也真的不能給公婆什麼。他們對自己真的很好，而自己惟一可以回報的，就只有生小孩這件事，做不到嗎？真的做不到嗎？

德子撥號撥到一半，又把拿在手上的電話放下，不行，心情太糟，一定要當面再跟媽媽討論；雖然自己已有腹案了，從小，媽媽常說我是個知福惜福的人，確實，自己也真的很感謝公婆對自己的好。就像先生講的：「給我們大家，公公、婆婆、我、先生一次機會；有中，代表大家有那個福分。」，老媽顧慮先生是獨子，本來也就一直希望自己能多生幾個。

但公公病危，要怎麼樣才能在最短時間懷孕呢？如果是自然產，要配合檢查再按表操課，怕太慢了。既然，醫生建議做試管比較快，德子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就這樣吧。就這樣，德子開始了辛苦的治療過程。

媽呀！真是活受罪！為了讓子宮壁增厚，醫生說為了方便取卵，德子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趕去醫院請護士幫忙打排卵針；而且一次還打三針：手臂、肚子和臀部都打針打的硬硬的，遇到禮拜天還要拎著針，去小診所請護士幫忙打。德子表情扭曲、摸著痛痛硬硬的手臂，雖然覺得委曲，但為了疼自己、照顧自己的公公，再怎麼辛苦也就這一

次了。德子打定主意：只準成功、不準失敗。

三、辛苦的受孕過程與龍鳳胎的選擇

連續打了快一個月的針，醫生將取到的成熟卵子與先生的精子結合，再把胚胎放入子宮裡面，緊張的等待結果，先生還特別回來陪我一起聽報告，當醫生宣佈成功的懷了雙胞胎時，夫妻雙方都鬆了一口氣。咦……等等，醫生眉頭又皺了一下，德子趕忙問：「怎麼了？」醫生說道：「三胞胎？」「三胞胎！」先生也愣住了。「三個？」德子心裡開始盤算著：「養的起嗎？養不起，要拿掉一個嗎？！但三個都是自己的孩子呀，唉……等等再決定吧。」

先生不放心懷孕的德子一個人在家，還要照顧兒子，所以商量著要她回娘家住，有老媽的照顧，大家都安心。

德子懷孕 2 個月後的某天。「奇怪，前一天才向公司請假去做產檢，一切正常，今天正準備上班，怎麼有落紅的現象？」德子心中暗忖，為了避免媽媽擔心，不敢讓媽媽知道的德子；自己直接先去醫院安胎止血，等一切安頓好了，才安心的打電話給媽媽。當媽媽接德子出院回家休息，剛好妹妹也來了，母女三人聊天聊的正起勁；德子突然覺得肚子怪怪的，好像有東西要掉又掉不下來的感覺，從沙發站起來時，整條褲子、腿都是血，媽媽和妹妹嚇白了臉！德子自己心理覺得不妙，但又必須先安撫媽媽，趕快把自己清洗好，再度就醫。等待醫生看診的期間，媽媽心疼的一直說：「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早知道這麼辛苦，我也不鼓勵妳生，反正妳已經幫他們家生了一個男孫，也有交待了。」德子自己也很難過，但更害怕孩子流掉，也只能告訴媽媽，都已經做了，不然……怎麼辦呢？放棄嗎？才懷孕兩個月，撐一下就過了。德子沒有告訴媽媽的是：她也很怕失敗、怕生不出來，怕讓公公或其他人失望，就像在工作上她也不想讓主管失望，總是全力以赴一般。德子告訴自己：趁著自己還能生，拿出工作時所培養的毅力，一定要守住啊！

德子請了幾個月的安胎假，當孩子將近四個月大時，醫生問，要留男孩或女孩。先

生說，當然是女兒，早就想要女兒了，女兒會撒嬌、又貼心。德子說：都可以。「都可以」的背後其實是：因為德子自己不想決定到底要拿到哪一個，手背手心都是肉啊，就交給老天爺決定吧。而且醫生說了，看看哪一個胚胎長的比較慢，物競天擇嘍！但當德子看著醫生拿著筆一樣大隻的針，直接對準其中一個胚胎的心臟，朝著肚子刺進去，那一刻……不自覺的，德子的眼淚也流了下來。）經驗豐富的醫生似乎察覺了德子的心情，安慰道：「不是我們不要他，這也是不得已的」但德子一時也無法釋懷。

當媽媽知道減胎的是男孩，留了二個女孩，還語帶責怪的說，妳為什麼不向醫生要求龍鳳胎，別人做試管也都故意選一男一女龍鳳胎。德子反而勸媽媽說：「不要強求啦，有些同事因為生小孩生不到，而去強求到的小孩，來了之後又走，那不是更難過嗎！」順其自然、看醫生怎麼選吧，這樣自己心理面對減胎的那一個也比較不會有愧疚感。而且第一胎已經是男孩了，可以了，接下來只要孩子健康就好了。況且，當先生知道二個都是女的，高興的手舞足蹈，直嚷嚷著：「我終於有女兒了。」

德子本以為只要等孩子生下來就好了，想不到：減了胎後還要抽羊水檢查。本來拒絕抽羊水的德子，禁不得醫生的勸，醫生說：「文明病太多了，妳又在半導體業，不知道妳每天有沒有接受到輻射或是說妳吃的東西、或妳做的事等，都會讓胚胎產生一些不好的狀況，為了多一份安心，還是要抽羊水檢查。」

打針、落紅、減胎、抽羊水等等讓德子吃盡苦頭，而先生和公婆還每天打電話來問狀況，雖然覺得很安慰、知道他們是關心，但這樣的關心也讓人覺得很煩、壓力很大，深怕懷著二個小孩的身體負荷不了，萬一失敗……真怕萬一！德子告訴先生：還好，我沒做過壞事，所以老天爺滿眷顧我的，所以從打針、安胎、落紅直到生產，都很順利，福緣聚足。而從試管到懷孕生產，前前後後花了約二十萬，也讓德子心疼，德子訕笑：真是的，生小孩還要花錢。

德子在不孕症治療過程中，擔心自己因為常常請假，主管會把工作抽走，交給別人做。所以除了前幾個月請安胎假之外，德子能不請假就不請假；為的是保有自己在工作上的重要感。有時主管也會質疑，為什麼德子需要常請假；對此，德子會要求自己想辦

法把事情處理好，因為同事們的事情也很多，又要支援我的工作，難免會有微詞。當然，為了保有工作，德子咬緊牙關也要撐下去。

四、擔任母親角色

德子本來認為，孩子生下來後，一切就能回到常軌，但．．．德子的作息時間反而大亂！

德子五點下班就必須馬上回媽媽家，接替照顧雙胞胎的工作，讓媽媽可以作飯給爸爸吃，而自己也必須先把寶寶餵飽，等到有時間吃飯，德子也只剩菜尾了。二個小傢伙很會吵，自己下班回來也累壞了；雖說是回家，但感覺像是投入另一工作場所。上班時要處理很多急件，必須全神貫注；如果發料錯誤，將引發現場工程師的抱怨，除了主管責怪，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回到家後只想休息的德子，還是得面對孩子們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如果德子心情好，就比較能容忍孩子吵著要玩、哭鬧；如果心情不愉快，孩子又吵，自己就會很沒耐心。但德子知道不能怪小孩，只好自己生悶氣；但有時德子真的忍不住，就會打小孩，打了小孩之後，自己又有愧疚感。在這樣的生活模式裡，德子隱隱擔心之前的躁鬱又會發作。

五、未來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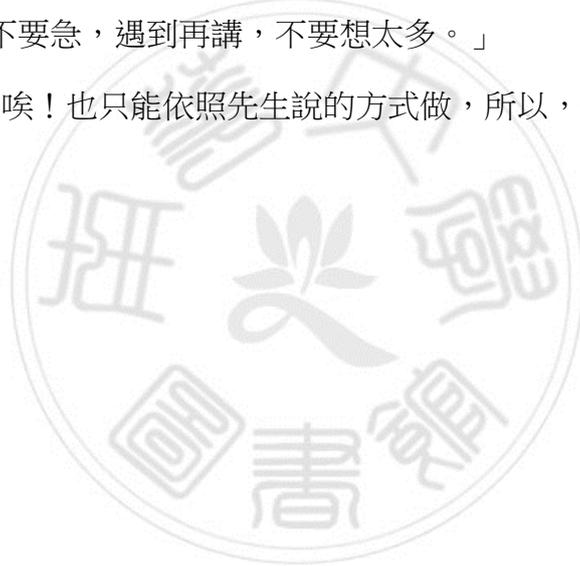
德子看著玩累了在睡覺的雙胞胎，再看看在旁寫功課的大兒子，想著時間怎麼都不夠用。雖然還有一些衣服該洗，家事要做，但此刻就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動都不想動。就算是要採買日常用品，也要細細想好，像工作一樣列出清單，以最快速的方式出去並回家，都無法像以前一樣悠閒的逛逛。

德子覺得：自己扮演太太的角色游刃有餘，因為先生很好溝通；當媳婦的時候也沒問題，公公婆婆給了很大空間；工作的事情也因熟能生巧知道如何應對。但，當自己想做一位好媽媽，偏又做不好的時候，真是令人沮喪。德子納悶著：「媽媽的角色怎麼這麼難當？」

德子想像自己的媽媽一樣，但又學不來。老媽實在是德子的最佳模範，她可以幫忙帶雙胞胎、還可以在爸爸下班回家前煮一頓熱騰騰、香噴噴的飯、照顧奶奶、整理家務、甚至兼差幫別人做衣服修改衣服、還每天化妝，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唉，為什麼沒有遺傳到這些好的基因呢！」德子小小的抱怨著。

為了孩子，德子與先生討論是否要將工作辭了，專心扮演好媽媽的角色。但先生認為德子在工作上常有成就感，又表現的很好；加上同事們也都很好相處，主管待人也講理，十幾年的年資放棄實在可惜。而且，上班也可以分散對孩子吵鬧的注意力。現在，德子家中也請人打掃了，每當德子累到不行、情緒失控、打電話向先生發飆、抱怨時；先生最常說的話就是：「加油，再加油，我們快撐過去了。」要不然就說：「先不要煩惱孩子唸幼稚園的事，不要急，遇到再講，不要想太多。」

德子心中想著：「唉！也只能依照先生說的方式做，所以，一天過一天吧。」



第二節 社會期待對半導體產業女性看待其生育觀念之影響

如前所言，知識的產生、應用，是現代經濟成長的原動力。而科學與新發明提供新產品，改善我們家居生活，帶來許多驚奇與喜悅（李振昌譯，2001）。這樣的改變與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半導體產業知識變動性大，行業要求速度快，彈性，應變力強，半導體產業的工作者自然也被訓練的具有這樣的習性與特質。在半導體產業工作的女性，在職場接觸最先進的知識與技術，必須有能力應對所有需處理的工作。然而回家後面對的，卻是傳統對女性角色的要求。其中對於結婚尚未有小孩的人而言，最困擾的問題就是生育問題。

生育，可能基於生理的結構，一般視為女性的天職。研究者在工作中與半導體產業的女性接觸，往往被她們的果斷、理性所折服，無論是否背負主管職，仍每天被數字、績效表現追著跑，因為分工細，為了完成工作常常需要跨部門彼此檢視，並指揮同仁的進度；然而、在去除工作職務、回到太太、媳婦的角色，卻需面對公婆、先生、親朋好友的檢視。身為太太、媳婦最重要被檢視的就是生育問題。

壹、影響生育觀念的，依然是傳統文化

一、為了長輩的期盼、更積極接受治療

中國傳統社會認為結婚的目的就是要傳宗接代，認為成為父母才會有較高的家族、社會地位。所以、無論現代婦女因躋身於傳統以男性為主的行業或職位中有何傑出表現，在有限的時間與精力下仍要兼顧多重角色。因工作變化快，且需與全世界接軌，本研究之受訪者仍將大多時間專注在工作上，以下之訪談內容即為最佳例證：

「我是覺得半導體業...因為是高科技嘛，然後也是...他很多東西都很快就會被淘汰的。」(蘭 62)

「我們面對的客戶，他就是全世界各地有時差的關係。」(蘭 110)

「你準備要下班的時候，歐洲剛好上班或美國準備要上班。」(蘭 114)

全心投入高競爭的工作中，身為女性一旦結婚後，對於生小孩亦視為是天經地義的天職，訪談內容亦出現：

「可能我也還蠻傳統的吧，幾百年歷史下來，女性本來就應該是傳宗接代還蠻理所當然。」(蘭 234-1)

另外，看到自己的媽媽依然保持傳統的生育觀念，對自己的生育表現竟然會這麼緊張，這樣的情緒是會傳染的，例如：

「當然希望說我符合婆家還有娘家的期望嘛，因為我不會生，我媽其實比我婆婆還緊張捏，我婆婆雖然沒有講話但我媽媽，人家如果講話她會覺得說自己女兒不會生 嫁過去那婆家會不會…不疼或是說怎樣啊。」(蘭 234-2)

不只是考慮自己的原生家庭，俗話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既已嫁為人妻，所考慮的甚至更多、更周延，如：

「以我現在我的家庭而言，我先生是獨子，我公公婆婆又是那種單傳的那個，我是認為說，在他們的家庭裡面就是要給人家生小孩。」(德 030)

嫁入夫家，除了先生之外，最需在乎的，恐怕就是公婆了。再加上在職場中，被訓練成高度自我要求的工作習慣，淑女也在懷孕這件事情上為自己設定目標，推動自己去執行，例如：

「我先前一兩年那麼認真的去受孕，我覺得是有公婆的壓力，或者是長輩的壓力，不要說是壓力，那我覺得說結婚做媳婦，本來就該做這些事情。」(淑 038-3)

就像在職場面臨科技技術瞬息萬變，做事情一定要抓重點一樣；佩佩很清楚自己在

夫家角色的定位，與重點任務，就像她自己說的：

「一定要生小孩。因為他是客家人的長子耶，而且他算是他爸媽蠻引以為傲的小孩，因為可能我公婆的教育水準就大概國中吧，然後可以有一個兒子當老師，他們覺得蠻光榮的，我覺得身為長男的媳婦，有負擔的，還是得生啊。」(佩 018-024)

看到與自己同時期結婚的朋友、同事，都已經懷孕生子，佩佩在心理上也產生莫名的著急，像是一種競爭，想爭一口氣，佩佩說道：

「其實那時候周邊很多朋友都懷孕了，妳就發現同時期的，只有自己是這樣一個狀況。」(佩 104-2)

整體而言，對半導體產業的女性而言，無論在職場中知識變動性多大，吸收新知的速度多快；但談及懷孕生子這件事情仍是自然的回到傳統文化。

二、面對親朋好友的探問，讓自己不自在

治療本身所承受的壓力，除了醫療方式讓人不適之外，其中要應對的就是週遭親友或婆婆媽媽們的探問，雖然她們好意的提供經驗，但也突顯蘭花在懷孕上的無能，而這些過多的關心，會不會讓婆婆覺得媳婦讓她沒面子，就像蘭花說的：

「因為傳統的那些婆婆媽媽，尤其是鄰居啦，最怕的是鄰居啦，就會就會太多的關心，可是他們的關心可能是出於好心，然後講久了，就會變成一種負擔，欸，你們家娶的媳婦不會生或什麼的，他們都會這樣講，那誰家娶的媳婦，都不會生，那個感覺上聽起來好像…嗯…也許妳會覺的說，妳婆婆不曉得心裡會不會不好受，我就會擔心。」(蘭 234-10)

結婚、懷孕、生子在社會上已是約定俗成的傳統觀念。早就習慣工作場域，求新求

變的半導體產業女性，也沒質疑過這樣的傳統，淑女這麼說著：

「生小孩應該就是應該的吧，很傳統阿，傳統就這樣教我們的阿，我周圍都是這樣子的，所以我也從來沒有想不生小孩這件事情。」(淑 151-154)

不僅是自己的家人，甚至連週遭的親朋好友及鄰居也會積極的關心，這樣的關心就像一波波的潮水般，推動她們持續努力，就像淑女的例子：

「可是妳跟人家說我還在繼續努力，人家就會一直關心一直關心。」(淑 138)

週遭親友好像比自己還關心何時懷孕，本來對自己深具自信的蘭花，從他人看自己的眼光中，產生了壓力，蘭花說道：

「結了婚，大概…三四年吧，一直都沒有避孕…自然的狀態下就沒有受孕，然後可能就是左鄰右舍，親戚也會關心關注，久了就…因為本來不緊張的，久了妳自己也會覺得恩…好像…的確是…已經有了點年紀。」(蘭 162-4)

人是群居的動物，縱使工作能力再強，一路走來靠自己的努力與好表現，掙得目前受重用與高薪的工作，也不得不屈服於他人關懷的眼光及輿論的壓力；雖然科技日新月異，我們在科學與技術上有革命性的創新，但在生活角色與態度上卻很保守。所以在工作上持續接觸新知識的女性，仍被社會期待給制約著。

第三節 不孕症治療成功/失敗的家庭與職場的壓力和困境

壹、工作習慣講求速效，懷孕亦同、直接接受治療

半導體產業女性在接受不孕症治療的過程，不管是成功懷孕或失敗，她們有來自家庭或職場困境，但，最大的困境來自年齡的限制。雖然生殖醫學一直在進步，然而在所

有不孕的問題中，女性的年齡依然是目前最難克服的因素。一般而言，25 歲前婦女受孕率最高，40 歲有半數以上不孕，女性年齡是試管嬰兒的懷孕率最重要的關鍵（徐明義，2009）。想要提高受孕，就要利用 25 歲之前這時間。然而這時間也是大學畢業，工作才剛起步的黃金時期，在投入工作時，一心一意只想著如何在工作上，有更好的表現並脫穎而出。況且、半導體產業的特質不同於一般產業，半導體產業強調創新，產品生命週期較短，組織結構之機動性較高，員工素質與自主性較高。

半導體產業知識變動性大，行業要求速度快，彈性，應變力強。所以在半導體產業工作的人，不論男女，行事風格自然也會具有以上特性。而每天工作時間超過 12 個小時是常有的事，就像淑女：

「在我上班前兩三年，基本上我可以說我幾乎是天天到 11 或 12 點才結束我的工作，可能包含應酬，包含我研讀資料，或是去外訓學習，平均大概都到 11 或 12 點。」（淑 012）

加班、不是老闆的要求，是自己的責任心驅使自己，要留在公司將工作告一段落，才覺得對得起自己與工作，蘭花是這麼說的：

「老闆也沒有強迫妳說，妳一定要... 妳一定要多晚走，但如果說妳真的是遇到事情的話，看個人啦，如果... 如果妳是有責任感一點點，妳會覺得說我還是要把一些事情，急的事要先處理完，妳才可以走。」（蘭 124）

在這種工作上盡心盡力、全力以赴的狀態下，當她們驚覺到該生小孩了，往往已超過了受孕率最高的時期。為了更高的成功率與在最短時間成功懷孕，自然就選擇不孕症治療的方式，蘭花的心聲，可能也是其他人的心聲：

「我 29 歲結婚，結婚 4、5 年了時候就已經三十幾歲，其實那個時候已經算是高齡了，就開始覺得說，好像是需要去開始求診了。」（蘭 164）

縱使曾有二次自然受孕而流產的經驗，但佩佩擔心同樣的狀況再發生，為求時效，而沒有再試著正常受孕，還是決定直接接受治療，佩佩是這麼想的：

「年紀已經真的很大了很難受孕，所以我就說好，那我就順便把肌瘤割掉，然就在割完之後，醫生就問我說要不要順便做，一般的就好了，我就說好。」

（佩 026-3）

曾經在婚前做過人工流產的淑女，婚後原本懷孕，卻因工作忙碌而小產的經驗；信心滿滿的她思考年齡的限制，亦沒有把握能順利懷孕，採用不孕症治療是比較科學、又直接的方式，淑女是這麼說的：

「醫生說，因為那時候已經流掉之後，半年就沒有再懷孕了，醫生覺得我這樣高齡阿，醫生是這樣建議，如果我想要生的話，就建議我做一些人工的方式。」

（淑 032）

德子第一胎自然懷孕，生了一個兒子，以為對婆家有交待了。但因為先生是獨子，公公生病後的心願，是希望能有更多孫子；因第一胎生完後，得到產後憂鬱症，百般不願意再懷孕的德子，為了完成公公的心願，她也只能回娘家尋求媽媽的支持，直接採用不孕症治療，德子說道：

「為了這個事情. 要不要做試管這個事情，然後再回去跟我媽媽講，討論，聽看我媽的意見，我媽是說：『ok 阿，就試試看』，就像我先生講的：『給我們大家，我公公婆婆，我，還有我先生大家一次機會』。」（德 064-2）

考量不可逆的年齡限制，把自己交給現代進步的生殖醫學，或聽取成功與權威人士的意見，似乎是她們在時效上與心情上最好的選擇。

貳、治療過程的心理歷程

無論不孕症的原因為何，只要不孕夫妻持續的接受不孕症治療，就會持續進行「周期療法」，醫師會藉由超音波檢查、測量基礎體溫、驗血、驗尿、子宮頸管黏液檢查等方式來計算排卵日，並告知性行為的時機（楊明綺、林芳兒譯，2007/）。雖然沒有把握能否成功，對於治療過程的要求及身體/心理的不適，她們仍用勇於面對的態度來承受，就像是半導體產業強調的 SOP（標準作業流程），按表抄課、馬虎不得。

一、失敗者治療過程承受的困境

（一）面對家人的期待是個動力、更是壓力

馬斯洛的基本主張，個體成長發展的內在力量是動機。而動機是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求所組成。對於不孕症治療過程的內在動機，研究者所看到的是她們愛與隸屬的需求；甚至親朋好友提出的再辦一次結婚儀式，不管是迷信或真實，也願意從善如流，例如：

「還照民俗的傳統方式，你知道嗎，就是那種他們說，就有人就講說你可能沖到什麼了，你要再辦一次結婚。」（蘭 178）

「我們真的是有辦類似第二次捏，就…還是沒有阿，對阿，不知道，可是我先生一直怪罪是因為我在○○○工作的關係。」（蘭 180）

勞師動眾的為了沖喜，辦第二次結婚，還是沒有成功懷孕，又找不出原因時，蘭花的先生有氣無處發，直接將矛頭指向她的工作，認為她事業心太重，在半導體產業太忙了，所以才沒有懷孕：

「他認為因為我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然後所以…我…在…對生小孩這方面他認為我不夠積極。」（蘭 182-1）

「可是…我很難可以準時下班，即便我準時下班然後等一下有事的話…可能是我自己個性上也有關係阿，我就放不開啊…。」（蘭 182-4）

做人媳婦者，也要學會解讀公婆的一舉一動，了解公婆沒有直接講出口的話；就好像在工作時要觀察客戶、長官，才有機會有更好的互動關係：

「我們沒住在一起，他們不是要求，他們是關心，會燉補品啊，會告訴妳不要吃這個、不要吃那個，不要吃冰啊，這樣子的關心會造成我的壓力。」(淑 054)

在追求速度的半導體產業工作，反應要快，分寸拿捏要得宜；淑女自然將這樣的人際相處能力，運用在與公婆的互動上，贏得他們的賞識：

「我明明想吃冰他告訴我不要吃冰，那我覺得我必須聽他的話，在他面前不能吃，我要自己偷偷的吃，某種程度上我是蠻聽話的小孩啦，而且我知道誰的話要做樣子聽，誰的話不用做樣子聽這樣子。」(淑 055)

另一種無形的壓力其實是來自，公婆對淑女身體健康上的關心，這樣間接的暗示，對淑女而言，會比直接討論壓力更大。直接討論可以交換意見，但是用迂迴的方式，想說的話就可能不知如何提出：

「我覺得是有公婆的壓力，或者是長輩的壓力，不要說是壓力，那我覺得說結婚做媳婦本來就該做這些事情，他們會在無形中就是說：『不要喝咖啡，咖啡容易不孕』。他們嘴巴上說沒有要妳生孩子，但會用其他方式來表達，他們不是故意的啦，他們是關心，可是…就是壓力。」(淑 036-4)

(二) 治療過程都在尋找解決方法

先生認為完整的家庭就是要有小孩。所以面對先生的強勢所帶來的壓力，對蘭花而言是雪上加霜：

「妳沒那份工作會死嗎，你為什麼一定要待在 000。」(蘭 218-2)

然而半導體產業本來就是高壓力的環境，對已習慣壓力的蘭花而言，沒有讓自己陷在煩惱中，反而主動尋思如何解決先生的抗議。真的是這樣嗎？蘭花自己持保留態度，把在工作上所訓練出來，應對事情的彈性，用來面對這樣的壓力，不想離開工作，所以想到了留職停薪這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我先生本來是想說我不要在○○○上班的話，隨便到一家公司上班，賺少一點也沒關係阿，重點不是賺錢阿，就是一個家比較重要，一開始我先生是這樣，所以我曾經也因為這樣吵了...後來就是說好吧，就試試看吧，我曾經有一年是留職停薪。」(蘭 182-7)

反觀淑女先生的配合，淑女就有更多的主導權，壓力相對少了，因為淑女用堅定的語氣及微笑的表情講了一句：

「我老公不會要求我。」(淑 062)

許多處在不孕症治療情境中的婦女，面臨無法與其他人討論這種感覺的窘境，心中的苦悶及委屈無處抒發，出現不確定的失落感，並視不孕為生活中最大的壓力事件(蔣亞萍，1998；Blenner, 1992)。對接受治療的女性而言，無論職場的工作表現是如何的獨當一面，若有先生的體諒與支持，至少是兩個人在承受壓力，重擔相對減輕；但如果連自己的先生都無法討論，而只是一味的要求，該如何面對不孕症治療，心中的苦悶將是加倍的。

(三) 當懷孕期望落空，與家人關係變得不自在

不孕症不是一個人的事，是兩個家族都在關切的。婆婆眼看著時間一天天過去，在經濟上也是一項負擔；雖然蘭花安慰自己，婆婆只是無心之語，但是、因為自己，讓媽媽在婆婆面前抬不起頭來，她對婆婆隨口說出的話，也無法釋懷：

「有一次我婆婆講了一句話，我媽媽那時候也剛好在車上，那我...也許我婆

婆是無心的啦，可是我有一點點.....有點...也不是說一點點，還蠻 care，因為我覺得那個話...讓我覺得沒有安全感。」(蘭 184-3)

「我婆婆她是問我說：『妳看了那麼多趟了，醫生有沒有說...什麼時候會有，然後，要不然的話這樣的看下去，要看多久要花多少錢？』我婆婆就是這樣，覺得心裡想，對阿、現在不賺錢又在花錢。」(蘭 184-4)

除婆婆的話語之外，面對先生的不諒解，對自己期許很高的蘭花，會覺得自己是無能的女人，要面對內心的自我負面形象，是苦不堪言的：

「我先生講的時候，剛開始會覺得.....心裡是會真的，會曾經也是蠻，蠻受挫的，就是身為女人不會生小孩，然後好像，好像沒有辦法有一個完整的家，其實是一點內疚。」(蘭 234-6)

對半導體產業的女性而言，工作要順利完成，除了聽之外，觀察能力也是必須具備的；這種能力也延伸到家庭中，可能一般性的關心舉動，也都會被刻意解讀。所以也令她們觀察到公婆沒有明說，但卻暗示她趕快生育的動作：

「他們嘴巴上會說健康比較重要，生不生沒關係，可是嘴巴上這樣講，無形中還是會...恩...幫妳燉四物阿，他們就是會做很多貼心的動作，對...都是壓力。」
(淑 042)

(四) 工作與家庭角色都要兼顧的壓力

半導體產業的女性很重視形象，因為擔心老闆們認為，如果連自己的身材都管理不好，如何將工作完成；在治療的過程中，最明顯的就是外在身材的改變，所以當同事開淑女身材走形的玩笑，會讓她心生警覺，因主管的態度也關係著自我的看待。在治療中需要配合醫生做很多的檢查，自己也擔心會影響工作，所以、該在時效內完成的工作，

仍會在下班後繼續完成：

「體型變了，那時後變得比現在更胖，然後同事有時候會關心。就會關心妳的身材，他們是用開玩笑的啦，可是自己也知道說、變胖了，好處是公司對我並不苛責，他們知道我在做人工受孕，他甚至跟我說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可以調整工作時間，我們公司是一個很好的公司，所以心理層面是覺得，怎麼會生不出孩子，就這樣子而已。」(淑 066)

「即便我利用上班時間去醫院，可是我的事情我還是用下班時間把他做完，所以應該是完全沒有影響。」(淑 072)

不孕症治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當事人的身、心、靈有著一波波的衝擊。雖然先生不配合治療，只是指責及要求蘭花，但她並沒有讓自己陷入無助，該如何從治療的桎梏中解脫，她拿出了在職場中養成的，主動解決問題的習慣，找先生溝通：

「他都說他不用，他說他沒有問題，他都認為他沒有問題，然後說都只有我，可是我就覺得說，我這樣治療下來都沒有成功，都一直失敗，那到底真的問題都在我嗎？後來我有一點反抗就是覺得說，如果你覺得我不夠積極，為什麼這麼一個你自己本身不做治療，我曾經有過有過這樣子。」(蘭 204-4)

在溝通無效後，蘭花意識到生小孩不是一個人的事，所以不願意再做無效的治療：

「他有他的想法啦，你很難扭轉，後來到最後我就會覺得說，會那麼想要放棄就覺得說，如果注定有就有，注定沒有就沒有，那...如果說，是你應該一起看你

不看，只要由我看，一個人...看沒有用的話，那...我已經盡力了，我就是想說我做了，可是我請你一起看你又不要看。」(蘭 212)

當溝通不再有效，蘭花也決定尋找自己的自由，身體是自己的，要由自己做主，但

在工作中重視團隊合作、溝通的能力及習慣，也運用在先生身上，因為家庭也是一個團隊：

「我先生我跟他講，我覺得我們最大的爭執點老是在，就是有一些觀念沒有辦法有共識啦，他很堅持他的想法，所以這一方面到最後..就是...一直沒有成功，到後來十幾年過去，漸漸的我就不看了，就開始放棄了。」(蘭 214)

「我當然不能這樣很明白跟他說我放棄啦，因為這個是他無法接受的，我只能跟他講說，不要再去做治療了，我們就讓用自然的方式，然後不要去做治療。」
(蘭 256)

雖然家人的期待是很沈重的壓力，但也不一定是權威。這個時代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是，知識取得容易，書籍、上網等，有太多專家的話可供參考：

「我其實，我自己也有類似看網路或去聽其他人的講，我覺得說，應該是夫妻一起治療才對。」(蘭 204-3)

淑女與蘭花不同，她有先生的支持、也有主導權，可以自己決定每一個步驟。但在治療與不治療中，她仍給自己留個希望：

「我並不是說兩年一到，我就 cut！停了！當然不是，我還是有在做，可是就沒那麼積極了，然後慢慢就停掉了，頂多跟我先生有講過而已，他也覺得 ok 阿。」
(淑 078)

在半導體產業的工作中，步調很快，常常會遇到挫折。自我激勵的能力是必須的。所以、淑女也聽從前輩的經驗，用可能的或然率來自我打氣：

「因為很多人告訴我們，休息之後沒有想要生孩子的壓力，反而更容易懷孕，所以這是我所謂的延續。」(淑 178)

職場訓練有素的淑女，懂得專人專用。面對娘家的媽媽可以自己直接表達想法，但該由誰來與公婆溝通，比較能取得支持，減輕壓力，所以、她就交由先生自己去談：

「像我對我娘家的媽媽就是：『妳不要念啦不要煩不要管，又不甘妳的事』；我不能這樣對我婆婆說話阿，我婆婆講話我只能說：『喔，好』。我也不能跟她說：『媽，我沒有要生了』，我說不出口，但我老公會說。」（淑 058）

既然決定停止治療，蘭花最快為生命找另一出口的方式，就是回到職場：

「我也跟他講說，我們老闆有在跟我聯絡，問我什麼時候要回去，然後他就跟我說：『好阿，妳要回去就回去』。」（蘭 216-4）

工作上只要靠努力就會有好收穫的全然自信和掌控能力，在不孕症治療無法預知結果的宿命下完全崩解，而且治療期間所承受的家庭壓力竟比職場來的大；然而她們的果斷與理性思考，終為此事畫上休止符，讓自己的身體與心理獲得休息，做好準備全心投入職場，重新在職場上再找回自己的成就感。

二、成功懷孕者治療過程承受的困境

（一）拿掉多餘胚胎數的罪惡感與生男生女的困境

接受不孕症治療並且成功懷孕，是一件開心的事。但成功懷孕後，她們所面臨的問題竟然是，要拿掉哪一個胚胎！對佩佩而言，每一個胚胎都代表一個生命，她不願意成為扼殺孩子的劊子手，所以為了降低罪惡感、減輕壓力，她除了將決定權交給醫生，也就是權威人士之外，事後自己也去為孩子做法事：

「妳看的到 monitor 上面就是會有圓圓的東西，然後他拿一個針，可是我有看到醫生他有拿聖經，再來給我打針的，心裡我覺得會有點難過耶，因為那是妳沒有緣的小孩，他會不會恨妳，其實我會有那種那方面的疑慮，所以事後做完之後，我

有去幫他們超渡，我覺得那還是一個生命，只是他們跟妳沒有緣份。」（佩 052）

「減胎我有哭，我躺在床上我有哭，到小朋友的那個心臟，等於是說，直接去殺掉他，對，然後那時候我有哭，我的醫生跟我講說，妳不要想太多，對，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對，那不是我們不要他，」（德 104-1）

通常，在不孕症治療時，除身體上的不適與心理上成功與否的壓力外，還有一項就是生男生女的壓力了，而這個壓力的來源，主要是來自先生與長輩；他們只是很傳統的希望傳宗接代、他們也知道要安慰別人、但他們還不想或者還做不到真正的去體貼、同理別人；又有多少人能真的成全別人、包容別人，將自己的願望放在最後呢：

「從老公來的阿，他們明示啦，可能會在拜拜的時候說健康就好，但是有男生更好，就類似這樣子的啊，而且他們客家人的，那個男生跟女生，他們真的…還是男生為主啦」（佩 090）

在半導體產業的工作習慣，任何事都要有備案，來應付臨時的突發狀況，以備不時之需。所以、當產檢知道其中一位胎兒是女生、另一位不明時，佩佩壓力大到顧不得懷胎四個月，被禁止騎摩托車的事情，趕緊騎車再找另一間婦產科確認，因為、如果都是女兒，那她就必須做好準備，再做一次治療，增加生兒子的機率：

「所以後來我去產檢的時候，一開始就照到女生，嚇死我了、我的嗎呀，隔天馬上衝到另外一家婦產科，我那時候還自己騎摩托車耶，那時候我被禁止騎摩托車，不過我還是自己偷偷騎，然後趕快去做產檢，做 double check，沒有，就只照到一個，另外一個躲起來，然後我就想說死定了，因為我姐是兩個女生，那時候想說完蛋了，我要再來一次了阿，對阿，我就想說糟糕了，該不會又要再來一次吧，而且又不能再拖了，因為已經年紀大了，那時候想說完蛋了，所以又趕快再去找一個醫生，再做一下檢查。」（佩 098）

在工作上都會使命必達的習慣，當達到主管的期待時，自己也會很有成就感。所以，至少希望其中一胎是男生，背後也是源自不想讓家人對自己失望：

「家人的失望阿，而且再做一次也沒辦法確保那是男生，不想看到家人那種失望的表情阿。」（佩 104）

雖然德子第一胎已是兒子，但自己的媽媽知道她要去減胎時，仍期待其中一位是男生：

「我媽媽就跟我說：『妳為什麼不跟醫生講說要龍鳳胎？』我說：『我已經說過了，那個求不來，我也不敢求』。」（德 104-3）

（二）成功懷孕，得到家人更多關懷

因為懷孕，意外可以當個倚靠先生的甜蜜妻子，對習慣獨立自主的佩佩而言，是很難得的經驗，她很開心享受被服侍、照顧的感覺，這樣算是小確幸吧；但因為懷著雙胞胎，引發腹積水的問題，身體再怎麼痛苦，基於半導體產業重視團隊合作及使命必達的習慣，佩佩咬緊牙關仍持續的工作：

「那時候幾乎都是老公帶我上班的，好開心喔，那時候不用自己奔波，只是那個時候雙胞胎所以胃口真的比較不好，其實腹水那段大概到了三四個月就有比較好轉，其實之後我還蠻享受那段時間的耶，因為後來老闆給妳的工作就還是會比較少一點，壓力會比較少一點，急事不會叫妳去做。」（佩 082）

腹積水這麼痛苦，為什麼不請假休息呢，因為佩佩真的喜歡自己的工作，而且她不喜歡示弱，不希望老闆認為她能力不足，所以，她想證明她不會因為私人的事影響工作：

「可能妳看到其他同事很忙吧，再者妳不知道妳去提出這樣的需求，老闆會不會同意，所以我就選擇我能撐就撐。」（佩 072）

「我是真的很不喜歡麻煩別人，而且我覺得那是我的職責，我不能因為我個人，除非我真的很不舒服，不然我就覺得我可以就自己完成它。」（佩 078）

工作上的高度競爭，縱使面對懷孕的不適，也希望表現高度敬業及創造自己不可或缺的角色，佩佩仍有工作被取代的危機感：

「半導體業其實它就是一個壓力很大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在想說我可能已經適應這樣的環境，而且我覺得我應該還撐的住，我覺得會想到後面的工作，妳會怕妳這樣子休息，妳不知道妳走之後還有沒有辦法回來，這個也是有在考慮的。」（佩 074）

先生是職業軍人的德子，在懷孕期間都是住娘家，雖然互相有個照應，但懷孕初期大量出血時，還是選擇自己先去醫院處理，等狀況控制好了之後，才請家人協助，安頓心情：

「我媽說現在是怎樣啊，她說：『妳怎麼都沒有講？』我說：『我都處理好了，妳不用擔心，對，我說妳不用擔心，我都很 ok 了，所以我現在打電話給妳』，我媽說：『好~那我等一下過去』因為我媽家離…我就在這邊，我就在這邊做而已，離這邊也很近，我媽不到五分鐘就趕過來了，然後我媽就在那邊陪我。」（德 090-2）

（三）工作或家庭比重的兩難

在工作上重視計劃的習慣，也運用在結婚生子上。知道半導體產業異常忙碌，而且自己對工作的投入程度，應該沒有太多時間照顧小孩，所以才選擇了工作固定、當老師的先生：

「其實我當初會選擇這樣子的一個家庭，我會選擇我老公是因為我相信我可以很安心的把我的小孩交給你，你會去把他弄好，因為我知道我的工作是很忙碌的，

因為從頭到尾一直是這樣」（佩 182-2）

但當實際狀況與原先設定的不符合時，對佩佩而言產生了為難的選擇。辛苦地接受治療，將孩子生下來後，就很像是工作上的專案一樣，完成階段性任務。家人希望她以孩子為重，她也希望能讓家人滿意；但她以在半導體產業工作為榮，這樣的優越感，讓她放不下工作：

「妳要顧慮到好多人的想法喔，要顧慮到公婆、老公、小孩子的想法，要顧慮到大家耶，以前是可能我高興我加班到幾點，我要去哪裡逛街都可以呀，但現在沒辦法，我會被要求要以小孩為重嘛，可是很難耶，我在科技業耶，那麼急，我怎麼有辦法就是真的要放下，我覺得很難」（佩 131）

而孩子的事忙不過來，不得不向公司請假時，德子仍很在乎主管的眼光，也關係著自己的存在感，怕自己被取代：

「我的主管…我的組長好了，他會認為說妳家裡的事是不是應該要處理一下了，想個辦法，不要說常常請假或是什麼之類的，…………原本我的工作這些事情是我在做的，忽然因為妳常請假的關係，一定要有人做嘛，對不對。就把妳的這些工作抽給別人做，那妳抽給別人做，妳再回來妳的工作的時候，妳會覺得說我要幹嘛？我的工作給別人做，我要幹嘛，對，那會覺得自己好像不重要的感覺。」（德 108）

順利生產後，工作、生活都想兼顧的情況下，節奏變的更快，打亂了以往本來就講求速度感的職場步調。在蠟燭兩頭燒的情況下，照顧孩子是責任，家人會覺得那本來就是佩佩該做的事，所以對她只有要求，沒有肯定；雖然把工作做好也是責任，壓力更大，但工作中的人際關係互動中，大家會互相幫忙、肯定，她也能得到付出後的實質回饋、薪水，所以、工作反而成為成就感的來源：

「其實我老公有跟我說，我可以去 7-11 工作，不用這麼累，因為他覺得他可

以 cover 的過去，可是我會覺得，就現在的年紀我會覺得，我還可以衝刺個幾年，……因為我覺得這份工作是有給我成就感的，還有薪水。有時候主管給妳的打氣，來自於廠商對妳的感謝，來自於跟妳配合的人的感謝，我覺得我還蠻以 000 為榮的。」（佩 121）

德子雖然工作、家庭兩頭忙，常常覺得時間不夠用，仍捨不得辭去工作。先生是軍人不在家，願意帶小孩，就值得肯定：

「我先生是說，他是覺得說比較傾向不要把工作辭掉，對，他說他不是說一定要我出去工作，第一個他是為了我好，因為他說我有那種產後憂鬱的狀況，他說最起碼我出去，可以分散我一些注意力」（德 150）



第四節 不孕症治療成功/失敗者的自我調適心理歷程

壹、治療失敗者自我調適的心理歷程

一、勇於嘗試治療，難掩失敗的挫折

不孕症治療過程是不舒服的，為了成功懷孕，縱使不敢打針、怕痛，淑女仍咬咬牙撐過去，她按表抄課，努力接受醫生的安排，接受沒有成功的失望，並配合嘗試換另一種治療方式，讓自己盡最大的努力：

「其實過程蠻不太舒服的，就一開始吃排卵藥，然後吃完之後就...一個月到了就會去看醫生，醫生就看妳卵子有沒有成熟，那如果有的話他就會告訴妳說，要來打破卵針，然後告訴妳哪幾天是要行房的好日子，之後又要再回去回診看結果，然後再來它就會告訴妳說，可能卵子不夠成熟，所以受精的狀況不好導致沒有成功，這樣的行為大概有半年的時間，然後後來吃排卵藥，他也建議我停要休息，然後休息不知道三個月還半年，又再一次，變成是用打針的方式，打排卵針，我忘了是多久就開始打排卵針，好像是吃排卵藥三個月還四個月後沒效就開始打排卵針，忘了。打針每天打，然後打破卵針，我不敢自己打，都去醫院，然後很痛，然後...沒有成功。」(淑 036)；

身體的受苦連帶精神上也受折磨，心情更迫切的，為求速效，就像在工作中處理異常，也會嘗試用各種方法，以求在最短時間解決問題，所以蘭花中、西醫同時進行：

「然後開始找開始看，不過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其實試過很多種方法，除了西醫之外，然後也有走中醫。」(蘭 166)。

在工作上專心投入的習慣，也表現在接受不孕症治療的過程。但工作上的異常是可以有方法處理的，可以被期待的，對半導體產業的工作者，使命必達是基本的工作精神：

「不像我們做很多事情沒有達到，還有後續可以補償的一些機制阿，我這張訂單沒有拿到，下一張訂單還有機會阿。」(淑 166-2)

但不孕症的治療卻是只能努力、無法預期結果。治療過程中醫生的樂觀，給了蘭花希望，當失敗時，只能自己承受苦悶；除了身體上的不舒服，更痛苦的是心中的期待，一次次的落空：

「我第一次做那一種，然後...花一萬多塊吧，然後就這樣一個月下來，每個禮拜也是都去，然後就打排卵針，反正那個醫生也是講的好像說，欸，看看他打那個排卵，真的感覺上那個卵泡看起來很漂亮，應該是會、會成功，結果那個老那個醫生自己蠻有信心的，就是哇好漂亮喔，這個卵看起來很成熟，結果...回去還是沒有成功..就...他打進去，妳回去可能要休息一下，然後就沒多久就來月經又來，那就表示沒有成功阿。」(蘭 190)。

當治療了幾年仍音訊全無時，再怎麼樣的擅用高科技產品，有些答案，仍無法從網路上找到，一再失敗的挫折，再也壓制不住隱隱約約自我否定的感覺，蘭花要求自己必須正視它，並且選擇接受自己：

「人家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真的覺得說，阿為什麼身為女人我不會生，一開始會，然後就覺得說，到底是，上輩子做了，做了太糟了嗎，因為就會覺得說，是不是造孽，然後所以不生，可是人家又會來安慰妳說，就是妳有福報，所以..就不用，今生就不用受小孩子的拖累，就看妳怎麼想啦。」(蘭 234-4)

最後，醫生的強勢要求，卻又無法給承諾的態度，把習慣主導，不想被支配、的職場中的淑女給喚醒；當承諾一直無法兌現時，讓淑女對醫生的規範失去信心，也更加深了長期治療的疲憊感：

「妳去做就會有期待阿，有期待就會失望……一來、是一個長庚的醫生，他的態度讓我覺得說...他一直告訴我有機會成功，二來、是他要求的過程我覺得我不一定能夠配合，那再加上因為我前面已經做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很累了。」
(淑 132)。

二、雖有決心，卻難抵生理年齡的限制

半導體產業重視品質良率，會找各種方法來改進製程。這樣的經驗卻無法用在自己的不孕症治療上。因為身體不是機器，它的機能會隨著年齡而退化，是不爭的事實：

「年紀大了，如果我還是在 30 歲的話也許我會再繼續努力，可是已經 40 了，我覺得這應該是主因。」(淑 132-2)

對半導體業的人而言，是很重視專業的。當有異常發生時，專業人士所提出的建言，是很重要的參考指標。而醫生就是代表專業與權威，當一位醫師、又是同為女性，直接點出年齡是不孕症治成功與否的關鍵，讓蘭花打了退堂鼓：

「超過 40 歲，其實 40 歲已經是蠻高齡了啦，那如果妳都還不成功，妳還要再試嗎？因為我記得有一次遇到一個中醫，是個女醫師，她是有跟我講說：『妳還有想要生嗎？』她會這樣問我是說：『我這樣問妳的意思，是因為妳的年紀』。」(蘭 240-3)

經過醫生的告誡及自己實際治療的感受，思考著、持續治療下去，對自己的身體將是一種破壞，也不確定生出來的小孩品質好不好。理性分析後，該由自己喊暫停：

「就是說妳整個人的器官已逐漸老化了，那妳的卵巢、子宮那些功能也都漸漸衰退了，如果妳真的還要生的話，妳等於說，可能要做很多治療，是…是有一點是…類似說，就像人家說癌症治療，妳一定有藥物，妳治了癌症，可是妳一定會傷到別的地方。」(蘭 242-1)

「不想再讓自己身體折磨一次的感覺。」(淑 136)

「要是真的成功，可是我年紀那麼大了，我生出來的小孩品質會不會好，因為高齡產婦的風險都很高，妳就不知道、妳有沒有那樣的…體力。」(蘭 242-3)

在工作上、常需要理性下判斷的習慣，自然、也運用在對於自己是否要持續治療，或是用非自然或非科學的方式來提高成功率上面。從網路或報章雜誌等資訊的搜尋了解，看到很多負面新聞，也了解高齡產婦孩子的健康問題相對多。所以她們做了理性的自我提醒，決定順勢而為，不強求自己：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那是天注定的，很多情是強求不來的，我寧可順勢而為，我做任何事情我不希望用強求的方式，有些人說去求三太子阿，我完全不想做這些事情，我覺得這輩子該妳的，就會是妳的，不該是妳的就不會是妳的，不要去強求，而且強求來的東西，不見得是好的啦。」(淑 116)

「很多例子阿，就看到小孩子可能幾歲就游泳溺斃阿，很多一些負面的新聞我就覺得…這輩子妳該有多少錢、該怎麼過、應該都是注定好的，那就想辦法讓自己過好，不要讓周圍的人擔心這才是最重要的。」(淑 120)

三、接受自己的負面情緒，主動找先生溝通

不孕症治療過程一波三折。但決定不再治療後，親朋好友們又會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但這些資料、就像在工作產生異常時，要判讀各種資訊、並從中找出最洽當的方案來施行一般；總要從親朋好友及自己的想法中，找出能放過自己、讓自己心安理得、繼續走下半場人生的最佳理由：

「大部分遇到都比較正面的，他們就會講說，那就是表示妳上輩子做得好，妳這輩子是來享福的、不是來受小孩子那個折磨的，阿…我想說、好吧。」(蘭 234-9)

「缺憾是難免。覺得說好像少了一個什麼，因為這本來是上帝賦予女性的一個功能，一個角色，那可能上帝覺得我不需要再受到這種歷練了，可能前輩子做得夠好了，或是我這輩子已經有其他事情可以來彌補了，所以我不需要做這個歷練。」(淑 162)

不再讓失敗的負面情緒淹沒自己。她們不會讓自己無止境的去追求，盡了最大努力，卻仍無法成功的事：

「那再加上因為我前面已經做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很累了，而且隱約聽過一些試管的嬰兒不是那麼健康，然後再加上機率的問題，我覺得後期主要是因為累了，我覺得沒有那麼大的渴望。」（淑 132-1）

工作上，常常需要設停損點才能減少損失。淑女也將這個模式，沿用在不孕症治療的事件上。雖然用命運的角度來撫平、安慰自己難掩失望的心，但也立即展現執行力，開啓另一種人生：

「後來到最後，我就會覺得說，會那麼想要放棄就覺得說，如果注定有就有，注定沒有就沒有。」（蘭 212）

「停止去思考這件事情，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件事情上面，會讓自己過的快樂一點。如果我一直停留在那個地方的話，我覺得我會在那邊一直繞圈圈，與其這樣，我不如把那邊做一個停止，再從另外一邊開始。」（淑 166-3）

雖然蘭花的先生，認為蘭花無法順利懷孕的原因，是因為她在半導體產業，工作太忙、壓力大，她自己又投入工作；但、高知識背景的蘭花，也會有自己的分析與認知，是否能順利懷孕並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夫妻雙方要共同努力，但先生不願意配合治療，只是一昧的要求，她不會盲目聽從、逆來順受，因為、還有經濟的現實考量：

「認為說問題在我、是因為我工作太忙，我承認我工作忙是對，壓力大是對，可是...嘖...這種事也不會只是一方的問題，因為我先生，我跟他講，我覺得我們最大的爭執點，老是在就是有一些觀念，沒有辦法有共識啦，他很堅持他的想法，所以這一方面到最後..就是...一直沒有成功 到後來十幾年過去，漸漸得我就不看了，就開始放棄了。」（蘭 214）

「我後來又放棄的主要原因是，除了經濟考量之外，然後我覺得我先生他不看、我一個人看然後看那麼久了，我覺得這個應該不太對，我覺得應該是兩個人一起看，兩個人一起看如果都還沒辦法的話，那可能就是註定。」(蘭 238)

在不孕症治療的過程中，配合醫生、盡力做了該做的事，高知識背景的淑女拒絕再讓步，她也不會讓挫折、無力感，持續啃蝕自己，增加挫折感；就像在工作中，每項事情都有截止日期，不孕症治療也是如此：

「我覺得我的人生不想再重複這些事情了，我可以把我做這些事情的時間，拿去做其他事情，有點沮喪啦說實話，當妳知道沒有成功，然後又要再去做第二次的時候那心態...我會倒吸一口氣，然後就覺得，又要再來一次，我先生也不會希望我一直去吃藥打針。」(淑 134)

「試完、時間到就不試了，我給自己蠻清楚的定義，做這件事情的時間，就時間到了，我就不用再去想這件事情了。」(淑 114)

「也許我今天會覺得說，好想要一個小孩喔，可是就是要不到。可是那個過程中，我覺得我很踏實的按醫生規定去吃藥打針，但是沒有結果就只能接受它。」(淑 124)

四、接受不能當母親的角色，對工作更投入

雖然渴望追求完整人生的角色扮演，但蘭花也能用正面的角度，釋懷不能扮演母親這個角色的壓力。化小愛為大愛，對於娘家的弟弟與夫家的兄弟姐妹及小孩，也會盡心盡力去照顧：

「沒有小孩、也有沒有小孩的遺憾啦，可是沒有小孩、也有沒有小孩的輕鬆自

在啦。」(蘭 298-3)

「我雖然沒有當媽，可是…我有當他們的姑媽，所以…我也覺得說…有好有壞阿，就是妳想關心他想那個的時候，妳就可以關心他。」(蘭 274-4)

「現在我們只是說有能力的話就，兄弟姊妹的阿，或大姑大嫂那邊的小孩，我們就多照顧阿，不管是經濟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以支援的我們就盡量支援。」
(蘭 274-6)

淑女很清楚的給自己設停損點。認為不見得每個角色都能夠扮演，既然努力過了，那就接受現狀，將現有的角色、扮演的比以前更好。經歷了不孕症治療的辛苦過程，對於淑女而言、產生了最大的轉變是，更在乎家人的感受勝過自己：

「太太的角色、媳婦的角色、女兒的角色，就是在當下，我就會去扮演好她。像假日，我盡可能扮演好媳婦的角色，他們要爬山要去哪裡，我就盡可能配合，有時候如果我不想去，可是我就是會去。」(淑 112-1)

「那對娘家媽媽也是，像上次我尾牙去新竹，我老公陪我去吃，禮拜五我們住在新竹，禮拜六事實上我有點累，我想在飯店睡晚一點，可是我又惦記，我跟我媽說中午要跟她吃午餐，那回到龍潭去，我家鄉下地方又沒什麼好餐廳，後來我叫我媽坐車到新竹，我們去陪她吃午餐，吃個午餐、帶她去南寮逛一逛，我們就一起回家，做這些事情我都覺得說，我的出發點是想要陪她，可是在陪她跟自己想要休息，這兩個取捨之間，我選擇陪她，可是在以前，我會選擇想要休息。」(淑 112-2)

不孕症治療之前，蘭花已經將很多心力投入工作中；停止治療之後，就好像是想找回遺失的成就感，她更是全力以赴的以工作為重。能夠回到職場、做自己熟悉又得心應

手的工作，自然、也得到老闆更多的器重：

「我發現真的啦，我在工作上大概占掉了…歐有喔，將近…將近四分之..有，超過快一半的時間了，真的快超過快一半的時間，那剩下就睡覺，然後…其他時間跟家人相處………有時候 6.7 點，有時候會忙到 8 點。」(蘭 312)

「我也只是想說，工作上，盡力達到老闆要求就好，可是…做到最後就變成，老闆一直…PUSH 妳，覺得妳可以，就一直 PUSH 妳希望妳上來，可是上去的話，妳知道，當妳職位越高的時候，妳的責任感就一定愈重阿。」(蘭 320)。

工作、對淑女而言、其實就是生活的一種展現，沒有孩子的她，更是將全付心力投入工作中，在追求成功和成就感的過程中，不孕症治療挫敗的缺憾，需要從工作中填補，並再次證明自己的能力：

「更加投入工作…沒有影響，應該說一般有小孩的媽媽，工作上可能會受小孩子一些影響，那反觀我根本沒有影響，對公司應該是加分吧，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淑 096)

「但是、那是一種自我的內心的思考，頭腦實在很累、也許會閃過一些畫面，會想到這個禮拜我跟哪個客戶講了什麼話，什麼案子沒有討論好，但是主軸還是工作……，比重喔，工作是第一順位，誇張一點的話，應該佔我的生活…人生的 8 成。」(淑 100)

「我的人生，大概有七成八成都會在工作，都以公司作為出發點，今天遇到的任何突發狀況，我都是公事排第一，假日唯一能夠剝奪我跟家人相處的就是工作。」(淑 112-4)

雖然工作很忙碌，但她們並沒有讓自己成了工作機器人。在假日時仍懂得安排活動，與家人聚餐、爬山，或學習，來調劑身心，沖淡沒有小孩的遺憾：

「假日就是…平常上班忙，然後假日的話就會…找我媽媽這邊，或找我…婆婆、小叔那邊，就聚聚餐哪，聚個餐，然後有時候，如果大家沒有空，我們兩個就…假日就會跑出去泡溫泉或幹嘛。」(蘭 298-1)

「例如、我在去年、前年我就去學烹飪，我覺得一個禮拜保留三個鐘頭去做烹飪，我會覺得很快樂，那個時間我會忘掉工作，那我也保留時間去爬山，爬山很累的時候就完全不會記得工作。」(淑 100-1)

貳、成功懷孕者自我調適的心理歷程

一、工作與家庭角色的兼顧

了解工作製程上必須遵守 SOP，才可能確保產品良率。所以為了提高成功率，在不孕症治療過程中，必要的每天打針程序，雖然怕痛不敢自己打針，仍硬著頭皮，在每天下班後，去醫院請護士幫忙：

「將近打了一個月，因為它是一個藥劑，我剛剛所謂的譬如說，一到十，一到十這醫生要妳做什麼，其實他那個，打針一天三次，大概是一個療程大概是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大概 23 天、25 天吧，他就是一個，算是一種藥劑。」(德 052)

「像我的話、是固定晚上，譬如說妳是固定早上打、妳就要早上打，晚上打、就是要晚上打，因為我不敢打針，所以我都會請護士，我都會回醫院請護士幫我打，我真的我不敢，然後禮拜天休息，就叫我去小診所，請護士幫我打針，嚇都嚇死了。」(德 056)

平常在職場上，工作都是要自己一肩挑起、獨立完成。在不孕症治療時要每天打排

卵針，但佩佩不敢自己打針，先生為免她每天奔波去醫院打針，願意體貼代勞幫她打針，對佩佩而言，真是苦中帶甜，而為了提高成功率，再多打幾支針，也願意：

「就是直接就打排卵針，然後就是要定期回去給醫生檢照一下。那時候我還記得，我自己屁股跟肚子都要打針，我那時候想說這種東西，我還是找護士打好了，我就跟我老公說：『拜託、帶我去醫院給護士打好不好』，然後我老公說：『這有什麼難的』，所以他就堅持他要幫我打，所以後來的針都是他幫我打的，我記得那個時候打了三個禮拜應該有吧，一天好像兩支耶，後來就有成功這樣子，不過後來那時候好像已經八週了。」（佩 028-1）。

「那時候照，就是有六個，因為那個針就是醫生會衡量要不要追加，我後來有追加，就是他會一個基本款給妳，之後、再看妳的狀況，決定妳要不要再多打幾支針，我後來有再追加，我不太確定是促進更多排卵，還是讓它變大吧，因為他好像會讓妳的子宮壁會變厚，所以我總共打了四個禮拜，就是快一個月。」（佩 028-2）

二、為了達到家人的期盼，甘願忍受治療之苦

德子真的不想再生小孩了，第一胎得到產後憂鬱症的經驗實在可怕，而且生小孩後身材會改變，光想這些她就快要抓狂了；所以為了說服自己，找到不孕症治療，受苦的意義，她也只能告訴自己，公婆對自己很好，而且自己是一位懂的感恩、知福惜福的人。用內在的自我好形象，彌補懷孕生子後自己不喜歡的走樣身材：

「打針的時候，真的是告訴自己為甚麼這麼辛苦，可是想想，公公婆婆對妳不錯，對，我是點安慰我自己。」（德 062-1）

「因為說真的啦，我公公真的對我很好，他不像一般的公公婆婆，可是因為他是外省伯伯，所以他很疼自己的小孩，那他真的我嫁進去的時候，他真的把我當自己的小孩在疼，我也就甘心，就像先生常跟我講的，我們沒有甚麼可以回報給他老

人家的.我們就只有這樣子而已,那他唯一的要求,我們都做不到嗎。」(德 062-2)

在不孕症治療之前,曾有兩次流產經驗的佩佩,難過、不是為了自己莫名失去孩子,而是家人的失望。不想再經歷第三次的流產,也不想輸給同時期結婚、也已經懷孕的朋友,更無法忍受因為自己的無能,而讓家人失望,所以,再怎麼害怕打針,可以懷孕生子、讓家人開心、以自己為榮,對佩佩而言,是很重要的存在意義:

「不想看到家人那種失望的表情阿,因為那個就回顧到之前,就是那兩次都沒有心跳的那個時候,其實那時候周邊很多朋友都懷孕了,妳就發現同時期的,只有自己是這樣一個狀況,其實一開始發現懷孕的時候,一定忍不住會跟身邊的人分享嘛,最起碼一定是會最親的,比如說公婆一定會知道,然後妳又很怕說,像之前那個情形,就是他很開心,可是後來得到的是那樣子的結果。」(佩 104)

三、工作與家庭角色難以平衡、也無法取捨

生產後,時間的安排對德子而言,是一個更大挑戰。已有 10 年以上的工作年資,再加上同事們的相處都很好,上班時,還可以找時間喘口氣,而帶小孩本來就是另一個全時工作,突發狀況太多了;另外、先生忙著精忠報國,只有自己一個人撐著,再加上小孩子的特性,本來就是聽不懂人話,需要反覆地、不斷地重覆同樣的事情,上完一天班,自己沒昏倒就要偷笑了。但覺得沒有兼顧兩邊,還是會對自己產生懷疑,影響到自我的認同:

「我覺得、氣自己的成分比較大,時間不夠用,再來,為什麼,不修那個育嬰假,或者是,就乾脆不要做了,我的年資這樣,我捨不得放掉,然後再來,就像我講的,現階段的那個環境對我來講,我覺得大家同事相處,還有老闆還不錯。」(德 146)

「要辭掉工作嗎?也不是,我也跟我先生討論過,我先生是說,他是覺得說,

比較傾向不要把工作辭掉，對，他說他不是說一定要我出去工作，第一個他是為了我好，因為他說，我有那種產後憂鬱的狀況，他說，最起碼我出去，可以分散我一些注意力。」（德 150）

工作上的成就感，在家裡是找不到的；因為家裡是另一個全時、無給職而且完全不同的工作場域，家庭給與的是親密感、是信任、是無條件的愛，這些東西同樣在公司裡找不到，無法兼顧工作與家庭，對佩佩而言是痛苦的，也在她內心產生了衝突與矛盾：

「其實我們有時候，就是會在想說，我做這份工作要的到底是什麼，我到底只是來領薪水的，或是我非得要往上爬，所以我現在還一直在調整，要再問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我現在還在困惑。」（佩 111）

不只是對工作的使命、對工作的投入，或許對佩佩來說，工作已不只是工作，工作已成為她生命裡很重要的一部份：

「我覺得，我還蠻以 ooo 為榮的，真的，以我的工作為榮。我覺得那是一個地位吧。其實雖然說我們是有 ooo 的這個光環，就是其實大家的評價還是會覺得說，你的老公、老婆在哪裡上班，我覺得我有這種包袱，就是說我希望我出去，我不會讓我的另一半覺得說，…就是人家就會覺得這個行業…這樣子，我們還是希望身邊的人可以以自己為榮。」（佩 123-1）

雖心有愧疚，但愧疚有幾分？喜歡工作有幾分？真的打從心裡想做好媽媽又有幾分？因為先生的提醒，自己也考慮辭去工作陪孩子成長，但在佩佩心中的天平上，到底哪一個角色最有份量呢，對於佩佩，答案可能反應在她生完小孩後，仍繼續全力在工作上的衝刺吧：

「我老公他很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就會還刻意跟我分享說，覺得我不應該花這麼多時間在工作上，我相信，其實我們周圍很多的朋友，大家都有這方面的困擾，…我是不是該趁現在，能陪小朋友的時候放下工作，然後等他長大後再回來這個職場。」（佩 180）

對於成功懷孕者而言，雖說完成了階段性任務，但接踵而來的卻是多種角色的扮演。在希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而給自己的強大壓力下，反而顧此失彼，內心自我的磨合是可以想見的。

如上，針對受訪者故事，研究者已從「社會認同」、「職場壓力」以及「自我認同」等方面進行討論，其結果，則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孕症治療成功／失敗者心理歷程一覽表

受訪個案	社會期待	家庭/職場壓力	自我調適
治療失敗 個案	<p>1.影響生育觀念的，依然是傳統文化。</p> <p>(1)為了長輩的期盼、更積極接受治療。</p> <p>(2)面對親朋好友的探問，讓自己不自在。</p>	<p>1.面對家人的期待是個動力、更是壓力。</p> <p>2.治療過程都在尋找解決方法。</p> <p>3.當懷孕期望落空，與家人關係變得不自在。</p> <p>4.工作與家庭角色都要兼顧的壓力。</p>	<p>1.勇於嘗試治療，難掩失敗的挫折。</p> <p>2.雖有決心，卻難抵生理年齡的限制。</p> <p>3.接受自己的負面情緒，主動找先生溝通。</p> <p>4.接受不能當母親的角色，對工作更投入。</p>
治療成功 個案		<p>1.拿掉多餘胚胎數的罪惡感與生男生女的困境。</p> <p>2.成功懷孕，得到家人更多關懷。</p> <p>3.工作或家庭比重的兩難。</p>	<p>1.工作與家庭角色的兼顧。</p> <p>2.為了達到家人的期盼，甘願忍受治療之苦。</p> <p>3.工作與家庭角色難以平衡、也無法取捨。</p>

承上，研究者認為從表 2 中可以發現，半導體產業女性在面對生孕問題時，無論是成功或失敗，都承受了相當的壓力，而這樣的壓力則來自於社會、職場以及自我；研究者將在下一章中作出進一步說明，並針對研究發現作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研究者回到最初的研究目的與問題，想探討在帶動世界改變的半導體產業工作的女性，本身具有產業的工作特性，例如知識變動性大，行業要求速度快，彈性，應變能力強，所以給一般人的印象是具有強烈企圖心、完美主義、強烈的意志力、我行我素的獨斷風格，追求、渴望成功和成就感。然而回到傳統的女性角色，卻也理所當然的接受所謂女性天職，上天賦予女性的義務，就是成為一位母親。所以，為了追求完整人生的角色扮演（包括母親角色）與生命之旅，她們又開始將在工作上盡心盡力、全力以赴的態度，延伸到如何才能讓自己成功懷孕順利成為母親的角色。

故事中的四位主角，在接受不孕症治療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堅毅」、「獨立」、「忍辱負重」、「要孩子的需求，是家人勝過自己」等態度。只是二位治療失敗，二位成功懷孕生產，她們在面對不孕症治療時所遇到的社會認同，家庭與職場的壓力到最後對自我認同的影響，有其相似與相異之處。綜合第四章研究者對於四位研究參與者的心理歷程敘說及分析，以下提出研究者的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不孕症治療對「工作-家庭衝突」的影響

一、在面對「工作-家庭衝突」時，引起生活壓力與生活品質的降低，產生不良後果與家庭有關

是怎麼樣的強烈動機讓專注工作的職業婦女，願意接受不孕症治療、忍受治療過程的身心壓力？而且她們所處的環境會因接受治療面臨更多重角色的衝突。如學者所言，因躋身於傳統以男性為主的行業或職位中，在有限的時間與精力下要兼顧多重角色，經常會在工作上和家庭中感到角色的不相容，國外學者（Kelly & Voydanoff, 1985; Greenhaus & Beutell, 1985; Voydanoff, 1987; Pleck, 1985）將此衝突稱為「工作-家庭衝突」

(Work-Family Conflict)，此種衝突被證實會引起生活壓力與生活品質的降低，而產生與工作有關的不良後果。

對於不孕症治療成功懷孕生子的佩佩與德子而言，確實因為在有限的時間與精力下要兼顧多重角色，經常會在工作上和家庭中感到角色的不相容。這種衝突引起生活壓力與生活品質的降低，但有意思的是，研究者發現，她們兩位所產生的不良後果是與家庭有關；佩佩言談中多次提到以在半導體產業為榮，而且她認為工作忙碌、加班、壓力大等都是正常的。反而是面對先生對她太投入工作而產生的不滿，視為說教，認為自己一輩子無法下課；德子也喜歡把自己穿戴正式，把注意力放在工作的完成，能與同事發揮團隊合作完成工作，對她而言，很有歸屬感。每天回家面對雙胞胎時，自己所表現的易怒情緒，對她而言反而是件苦差事。

雖然淑女與蘭花治療失敗並停止正式的治療，然而她們也將重心放在工作中，淑女說她的時間有八成在工作，蘭花也超過了五成；對她們而言在「工作-家庭衝突」時，仍選擇帶給她們成就感的工作。

二、心路歷程和失落經驗的人有極相似卻又不太一樣的發展模式

當夫妻一旦發現面臨無法生育子女的問題時，其心路歷程和失落經驗的人有極相似的發展模式，包括：驚訝（面對不孕的事實）、拒絕（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隔離（隔絕與他人的社交生活）、生氣（為何是我）、沮喪（無力與無助感）、接受事實或另尋解決之道（Menning, 1982）。

研究者從蘭花與淑女她們兩位身上看到，當自己因為生理年齡的限制，與歷經多年的嘗試治療失敗後，自己設定停損點並主動找先生溝通，放棄積極性的治療。而且她們從發現自己不孕，接受治療一直到停止治療的過程，與失落經驗的人很相似，然而可能她們在半導體產業被訓練的習慣是，面對問題直接思考如何解決，因為她們的工作講求速度，沒有時間退縮。而且她們習慣尋找資源、尋求支援，所以她們並沒有將自己隔離或生氣，反而積極尋找解決方法。雖然對自己的不孕有很大的失落感，但更積極投入職

場，證明自己的能力；也懂得與先生在假日時安排休閒，經營兩人世界。

貳、傳統文化直接影響婦女的生育觀念

羊憶蓉（1987）探討「女性知識份子成長歷程中的衝突」，指出維護傳統價值，強調和諧關係為現代女性的傳統性格之一。其他相關研究也指出，目前臺灣婦女的角色態度是傳統與現代並蓄，女性希望建立「家庭事業雙軌型」的意圖十分明顯（鄭為元、廖榮利，1985；高淑貴、沈淑婉，1983）。

不孕婦女接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對於生育子女的大事已有了自我的先前理解。在治療過程中，雖然身心都承受著極大的壓力與痛苦，但在面對長輩的期待及親朋好友的探問，她們仍懷抱希望、忍受不孕症治療的艱熬。

人是群居的動物，縱使工作能力再強，一路走來靠自己的努力與好表現，掙得目前受重用與高薪的工作，也不得不屈服於他人關懷的眼光及輿論的壓力；雖然科技日新月異，我們在科學與技術上有革命性的創新，但在生活角色與態度上卻很保守，在工作上持續接觸新知識的女性，仍被社會傳統價值觀給制約著。

參、治療過程所面臨的家庭困境多於職場

生兒育女是中國人家庭的大事，通常也是左鄰右舍、親朋好友關心與聊天的話題，在研究參與者接受不孕症治療的過程，研究者從她們的敘說發現，她們最大的壓力來源是家人的期望；而對已習慣壓力的蘭花，不想離開工作，尋思如何解決先生的抗議，所以想到了留職停薪的方法；淑女的壓力也是來自公婆對於她身體健康的關心。

雖然家人的期待是很沈重的壓力，但也不一定是權威。這個時代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是，知識取得容易，書籍、上網等，有太多專家的話可供參考，所以，當了解生理年齡的限制後，她們仍毅然決然的決定停止醫療行動。

肆、能較以積極的態度回到自我調適

無論成功懷孕與否，她們會以認知、行為等方式，幫助自己走向調適之路，如：

- 一、認知層面的自我調適：治療失敗者接受不孕的遺憾、認為是天注定，正向思考無子的好處，告訴自己，已經努力嘗試、問心無愧，重新找回個人價值與自我認同。成功懷孕者亦認同自己積極接受不孕症治療的艱敖過程，是為了滿足家人的期待，有其意義。
- 二、行為層面的自我調適：治療失敗者轉移焦點，將重心轉化至工作、其他家人身上，或利用時間爬山、學其他才藝。成功懷孕者在工作/生活兩頭忙碌時，雖然覺得時間不夠用，仍積極認同自己忙的焦頭額爛的現狀。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受限於時間及場域，研究者無法親自觀察到，研究參與者在家庭中與家人、特別是先生的互動與職場現狀，沒有訪談她們的先生，所以不了解先生在不孕症治療的過程中，主觀扮演的角色及對太太在治療過程所面臨家庭與職場困境，所以可能有所疏漏之處，資料所蒐集的深度受到影響，此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半導體產業是帶動世界改變有很大貢獻的產業之一，研究者與身處半導體產業工作的女性共事過程，看到她們的表現具有的特性如，果斷、做事效率快、反應迅速、解決問題的能力強等特質。本研究是想進一步瞭解，這樣高知識的女性工作者，在面臨中國傳統觀念中認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有子萬事足」、「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等深植人心的價值觀念下，面臨了的不孕的困境是如何自我調適。

但受限於受訪者尋覓的困難，本研究的受訪者成功懷孕生產與失敗均各兩位。她們均為高知識份子，對於醫療相關資源、想法的開放性、個人的自主性等方面，可能與不同產業的不孕婦女在觀點上會有差異性。此外，研究者與每位受訪者訪談次數僅一次，時間約為3小時，無法以較長的時間軸線來瞭解受訪者不孕症治療的「工作-家庭衝突」、社會文化、夫妻角色、心理等情形之變化，且每位受訪者受到成長背景、個人特質、環

境資源等影響，其經驗皆具獨特性，故不適宜過度推論。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研究者在研究訪談過程中發現，經由不孕症治療後成功懷孕生產的半導體產業女性，仍將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工作除了是她們重要的心理依靠與成就來源之外，也直接間接地形塑了她們處理事情的態度，在本文中最明顯的例子即為：以人工受孕的方式解決懷孕問題。然而如前所言，與本文中相似的訪談個案尋覓不易，即使相同職業、相同處境下的半導體女性，面臨不孕症問題時，也未必會做出同樣抉擇；因此；研究者建議進行相關研究時，可增加研究對象，以進一步了解半導體產業女性。

同時，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在面對不孕症時，夫妻之間會發出各樣不同的溝通模式，而各種模式也將連帶影響著不孕症治療的各項層面。研究者建議進行相關研究時，可以夫妻之間的溝通模式為一研究方向進行研究。

最後，研究過程中令研究者感到另一個有趣的問題便是：婚姻關係是否會隨著不孕症而宣告結束或者繼續；而繼續會以何種方式繼續，不孕症又將以何種樣貌影響著當事人的人生？此為另一研究建議。

參考文獻

- 天下雜誌 (2005)。1000 大企業超速競爭。2005 年 5 月 1 日，322 期。
- 天下雜誌 (2006)。1000 大創新致勝。2006 年 5 月 3 日，345 期。
- 王興毅 (2000)。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行職業展望—半導體產業。2013 年 12 月 13 日取自 [http : ww.evta.gov.tw/employee/emp/001/002/bal/index.htm](http://ww.evta.gov.tw/employee/emp/001/002/bal/index.htm)
- 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譯 (2000)。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台北市：學富。
- 王勇智、鄧明宇譯 (2003)。敘說分析。台北市：五南。
- 王琳華 (1998)。曾有不孕症婦女孕期的生活經驗。國立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未出版。
- 朱岑樓 (1981)。從社會個人與文化的關係論中國人性格的恥感取向。李亦國、楊國樞 (主編)：中國人的性格。台北市：全國。
- 行政院主計處 (2003)。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處。
- 行政院衛生署 (2004)。鼓勵生育。衛生教育宣導計畫。
- 羊憶蓉 (1987)。女性知識份子成長歷程中的衝突。中國論壇，23(11)，25-37
- 邱文仁。全球女性大調查。ELLE 雜誌，145，202-208。
- 吳美娟 (2002)。臺灣 IC 製造業製程技術能力、專利權與績效關係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論文。雲林縣，未出版。
- 吳芝儀 (2005)。敘事研究的方法論探討。齊力、林本炫 (編)：質性研究與資料分析 (145-188)。嘉義縣：南華教社所。
- 李振昌譯 (2001)。知識經濟大趨勢。台北市：時報文化。
- 李麗瑩 (1994)。不孕症婦女的壓力源及因應行為。輔英學報，14。50-65。
- 李麗瑩 (1995)。不孕婦女感受到的壓力源及因應行為。高雄醫學院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市，未出版。
- 李淑杏、李孟治、郭碧照、李茂盛 (1991)。接受試管嬰兒治療之不孕症婦女在不同治

- 療過程的心理社會反應。**護理研究**，**8(5)**，515-527。
- 李從業、張昇平、陳嘉琦（1997）。不孕夫妻的困擾程度、壓力感受及因應策略的比較。**護理研究**，**5(5)**，425-438。
- 余怡珍、郭碧照（2001）。探討接受生殖科技孕育之幼兒母親的親職壓力。**護理研究**，**9(3)**，344-353。
- 林忠正（1988） 初入勞動市場階段之工資性別差異。**性別角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201-206。
- 林旖旎、蔡永杰、康介乙（2006）。台灣女性的不孕經驗：關係觀點。**中華輔導學報**，**19**，175-210。
- 林清文（2001）：**大學生生涯發展與規劃手冊**。台北市：心理。
- 林美珠（2000）。敘事研究：從生命故事出發。**輔導季刊**，**36(4)**，27-34
- 歐用生（1992）。**質的研究**。台北市：五南。
-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的分析與寫成。**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胡幼慧編），159-170。台北市：巨流。
- 孫大川譯（1990）。**人的潛能和價值**。台北市：結構群。
- 郭美璋（2000）。**男性不孕症患者之生育概念、不孕療程憂慮及其焦慮狀態及治療選項接受度之相關研究**。國立台北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未出版。
- 郭碧照、李淑杏、王郁茗、李茂盛（1998）。傳統生育觀念與不孕婦妻憂傷反應之相關探討。**中山醫誌**，**9（1）**，89-99
- 段旭銘（2000）。**臺灣高科技產業發展之政治經濟分析-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碩士論文。台北市，未出版。
- 徐明義（2009年5月7日）。**女性生理年齡將決定妳的生育能力**。聯合報新聞網。
- 徐倣暉、李諭昇（2007）。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報告**，IOSH96-M319。
- 高淑清（2001）。在美華人留學生太太的生活世界—詮釋與反思。**本土心理學研究**，**16**，

225-285 頁。

高淑清 (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市：麗文。

高淑貴、沈淑婉 (1983)。影響職業選擇與職業成就因素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劃。

畢恆達 (1996)。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胡幼慧編)。台北市：東大。

陳明堯譯 (2005)。從初經到更年。台北市：原水。

陳思穎 (2002)。已婚國中女教師親職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縣，未出版。

陳亭秀、夏一新 (2004)。不孕症的心身醫學觀。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48(10)。44-46。

張秀能 (2001)。不孕症治療合併重度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之家族壓力經驗。國立陽明大學臨床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未出版。

黃君瑜 (2002)。悲傷治療之理念演變。諮商與輔導，199，2-5

黃秀珠 (2003)。青少年子女價值觀之相關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縣，未出版。

黃迺毓 (1988)。家庭教育。台北市：五南。

鄔佩麗 (2008)。危機處理與創傷治療。台北市：學富。

揚明綺、林芳兒譯 (2007)。女性身心醫學百科。台北市：時報文化。

鄧明宇、李介至、鄭鳳君 (2007)。心理學概論。台北市：新文京開發。

鄧素文、戴玉慈、蕭淑貞 (1998)。應用生命階段過程之概念於不孕婦女為人母之過程。護理雜誌，45(3)，31-37。

鄭竹惠 (2001)。接受生殖科技懷孕婦女第一孕期身心症狀、因應行為與幸福安寧感之探討。中山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中縣，未出版。

廖羿妙 (2002)。國小教師壓力事件、因應方式與情緒經驗之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屏東市，未出版。

- 潘淑滿 (2004)。質的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市：心理。
- 賴朝宏 (1997)。不孕症及其治療。台北市：聯經。
- 賴惠姿 (1994)。一位不孕症婦女住院安胎及自然流產期間之護理經驗。護理新象，4 (2)，91-101
- 鄭雅文、葉婉榆、林宜平 (2007)。台灣職場疲勞問題的社會性。台灣雜誌，26，251-253。
- 鄭為元、廖榮利 (1985)。蛻變中的臺灣婦女-軌跡與前瞻。婦女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台大人口研究中心，631-654。
- 趙詩謹 (1998)。男性不孕症與女性不孕症之夫妻社會心理反應的比較。國立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未出版。
- 劉春年、李茂盛、郭碧照 (1990)。不孕症婦女之社會心理反應及其相關因素的探討。衛生教育雜誌，12，1-12。
- 蔣亞萍 (1998)。自然與曾有不孕病史懷孕婦女不確定感與親子聯結的比較。國立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未出版。
- 曾燦焄 (1993)。不孕婦女決定接受生殖科技治療時之主觀經驗與護理需求。護理研究，1(1)，50-59。
- 顧小明譯 (1987)。不孕夫婦的心路歷程。護理雜誌，34(2)，19-22。
- 張惠芬譯 (1998)。成為父母。台北市：揚智。
- 朱儀羚、康萃婷、柯禧慧、蔡欣志、吳芝儀等譯 (2004)。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嘉義縣：濤石。
- Cheers 雜誌 (2000)。大學生最愛的 100 家企業。Cheers 雜誌，2。
- Abdel-Halim, A. A. (1980). Effects of person-job compatibility on managerial reactions to role ambiguit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26, 193-211.
- Aneshensel, J. C. (1992). Social stress: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 15-38.
- Batlis, N.C. (1980). Job involvement and locus of control as moderators of role

- perception/individual outcome relationships. *Psychological Reports*,46,111-119
- Blenner, J. L. (1992) .Stress and mediator: Patients perception of infertility treatment. *Nursing Research*,41 (2) ,92-97
- Berg, B . L. (1998) .Qualitative Rese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Berg, B . J., & Wilson, J. F. (1990)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cross stages of treatment for infertility.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14 (1) ,11-26 °
- Beehr ,J., and Neman, J. E. (1978) , “Job Stress, Employee Health,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 Facet Analysis. Model, and Literature Review”,*Personnel psychology*,31 (4) ,pp.665-699
- Burns,L. H. (1996) .Pregnancy after in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Medicine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n*,7 (3) ,503-520 °
- Caplan ,R. D., Cobb,S., French, J. P. R., Van, H. R.,& Pinneau, S. R. (1975) ,Job demands and worker health:Main effects and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 Cowan ,P.A., &Cowan, C.P. (1993) .Change in marriage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Mush we blame the baby ?In G .Y .Michaels & W.A .Goldberg (Eds.) ,*The Transitions To Parenthood :Current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ou, K. L., & Chi, I. (2004) . Childlessne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Chinese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19,449-457
- Cravens, R. W., & Worchel, P. (1977) .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rewarding and coercive leaders on group members differing in locus of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45,150-168.
- Collin s,A., Freeman, E. W. Boxer, A. S.,& Tureck, R. (1992) .Perception of infertility and

- Treatment stress in females as compared with males enter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57, 350-356.
- Cooke, R. and Rousseau, D. Stress and strain from family roles and work-role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9 (5) ,1984;252-260.
- Creswell, J. W. (2007). *Qualitative inquiry &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aniluk, J. C. (1988) .Infertility: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impact.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49 (6) ,982-990.
- Domar, A. D & Seibel, M. (1997), Emotional aspects of infertility. In M. Seibel (Ed) *infertility :A comprehensive text* (pp.29-44) Stamford :Appleton & Lange.
- Duxbruy, L. E. and Higgins, C.A. Gender differences in work-family conflic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6 (1) ,1991:60-74.
- Evans, M.G. (1974) .Extensions of a path-goal theory of motiv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59 , 172-178
- Fernandes, P., Papaikonomou, M., & Nieuwoudt, J. M. (2006) .Women suffering through their bodie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6 (4) ,851-879
- Frone, M. R., Russell, M. and Cooper, M. L.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Testing a model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7 (1) ,1992:65-78
- French, J. R. P., Rodgers, W., & Cobb, S. (1974) ,Adjustment as person-environment fit. In Coehol, C. V., & Hamburg, D. A. (Eds) ,*Coping and adapt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Greenhaus, J., & Beutell, N. (1985) .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ol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0, 76-88
- Greenberg, J., and Baron, R. A. (1995)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Inc.
- Gutek, B. A., Cohen, A. G. and Tsui, A. Reactions to perceived sex discrimination. *Human Relations*, 49 (6) ,1996:791-813
- Kahle ,R .R. (1980).Stimulus condition self-selection by mal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locus of control and skill-chance sit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38,50-56.
- Kahn, R.,Wolf, D., Snoek, R. and Rosenthal, R. *Organization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 New York :Wiley.1964.
- Kelly, R., & Voydanoff ,P. (1985) .Work Family role strain among employed parents. *Family Relations*,483-488
- Keenan ,A., & McBain ,G.D.M. (1979).Effects of type A behavior, 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d locus of contro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stress and work-related outcome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52,1-9
- Kimmons ,G.,&GREENHAUS,J.H. (1976)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us of control and reactions of employees to work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ical Reports*,39,815-820
- Lazarus, R.S. (1991) *Emotion and adaptation* . N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Y.N. (2002) ° Counseling a Taiwanese woman with infertility problems. *Counse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15 (2) ,209-215.
- Lin ,Y. & Tsai, Y.C. (1999) .Stress relief and emotional support for counseling infertile patients. *Taiwanes Medical Field* ,42,36.
- Lollis, S. (2003) .Conceptuali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prese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L. Kuczynski (Ed) ,*Handbook of dynamic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obel S. A. Allocation of investment in work and family roles:Alternative theories and

-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6 (2) ,1991:507-521
- McQuillan , J, Greil , . A. L. White L & Jacob, M, C, (2003) Frustrated Fertility :Infertility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Woma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5 (4) ,1007-1018
- Menning ,B.E. (1982) .The psychosocial impact of infertility. *Nursing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17 (1) ,155-163
- Miller, E. D. & Omarzu, J. (1998) .New directions in loss research. In John H. Harvey (ED),*Perspectives on loss: A sourcebook*(pp.).Washington D. C. :Taylor & Francis.
- Mishler ,E.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etemeyer,R. G., Boles, J. S. and Mcmurrian, R.,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family-work conflic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1 (4) ,1996:400-410
- Newman ,D.M. (1999) .*Sociology of families* .Thousand Oaks ,CA : Sage.
- Olshansky, E. F. (1990) .Psychosocial implications of pregnancy after infertility. *NAACOG Clinical Issues in Parental & Women Health Nursing*,1 (3) ,342-347.
- Pleck,J. (1985) .*Working Wives/Working Husbands*, Beverly Hills : Sage.
- Rotter, J.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 General and applied*,80 (1,Whole No.609)
- Riessman, C. 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CA :Sage.
- Sanchez, L .,& Thomson ,E. (1997) .Becoming mothers and fathers .*Gender & Society*,11,747-774.
- Sandlowski, M (1994) .On infertility. *JOURNAL OF Obstetrics, Gynecological & Neonatal Nursing*,23 (9) ,749-752

- Selye ,H. (1956) .The Stress of Life. N. Y. :McGraw-Hill.
- Silka, L., & Kiesler, S. (1977) .Couples Who Choose to Remain Childless.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9, no.1.
- Hirsch,A. M., & Hirsch, S. M. (1989) .The effect of infertility on marriage and self-concept. Journal of Obstetric Gynecologic and Neonatal Nursing,18 (1) ,13-20
- Tomlinson, P.S. (1996) .Marital relationship change in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 A reexamination as interpreted through transition theory. 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 2, 286-305.
- Tenbrunsel, A., Brett, J., Maoz, E., Stroh, L. and Reilly, A. Dynamic and static work-family relationship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63 (2) ,1995:233-246
- Turner ,R.J., & Lloyd, D. A. (1995) .Lifetime traumas and mental health: The significance of cumulative adversit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36,360-376
- Voydanoff, P. (1987) .Work and Family Life, Beverly Hills : Sage. Williams, R.B., Haney, T.L., Lee, K .L., Kong, Y., Blumenthal, J.A., 7 Whalen ,R.E. (1980) .Type A behavior, hostility, and,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sychosomatic Medicine,42,539-549
- Wallance, P .M.,& Gotlib , I .H. (1990) .Marital adjustm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Stability and predictors of chan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52,21-29
- Weenlosen , P. (1988) .Transcendence of loss over the life span. New York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Wiersma,U. J. Gender differences in job attribute preferences:Work-home role conflict and job level as mediation variable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63 (3) ,1990:231-243.
- Zucker, A. N. (1999)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reproductive difficulties on womens

lives .Sex Roles,40,767-786



附錄一

研究邀請函

敬啟者：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林文麗，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不孕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成功懷孕與失敗經驗的心理歷程探討—以某半導體產業女性為例」。因半導體產業的蓬勃發展，產業講求的是速度，在更新的技術開發上要能掌握利潤高的主流市場，居領導地位。在速度掛帥的前題下，工作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半導體產業的工作者特性是使命必達。超時工作、以廠為家等是常有的現象。而女性與男性的壓力是不相上下的，而女性需肩負生產及育兒的責任。尤其在確認不孕並接受不孕症治療成功懷孕與失敗經驗，不孕→成功、苦→樂、苦→苦（放棄）的心理歷程

如果能從各種角度了解，並延續職場生命力，讓半導體產業人材接續無慮，提高台灣在世界的競爭力。因此，希望透過您的分享，以對半導體產業的女性工作者有更深入的瞭解。

當您願意成為本研究的參與者之後，您將會接受訪談，以達到資料的飽足為止。透過訪談過程，探索您的職場經驗、工作狀況、接受不孕症治療成功懷孕與失敗經驗的心理歷程。

當研究報告完成之後，也會提供一份研究結果與您分享。

為了要完整紀錄及分析，訪談過程需全程錄音並轉成逐字稿。基於保護個人隱私與研究保密原則，未來在呈現研究結果時，會將足以辨識您個人身份背景的資料予以隱匿與更名，您的隱私權受到絕對的保密與保障。而錄音帶與文字稿將會於研究完成後進行銷毀。

您的協助與參與，對於探索這個經驗的實務有相當的助益，也深具意義與重要性。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林文麗 敬邀

聯絡電話：

附錄二

參與研究同意書

我同意參與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林文麗的研究計畫-「不孕女性從接受不孕症治療成功懷孕與失敗經驗的心理歷程探討—以某半導體產業女性為例」，並接受錄音訪談。

我知道我會被訪問到有關「職場經驗、工作狀況、接受不孕症治療成功懷孕與失敗經驗的心理歷程。」。並會接受訪談，以達到資料的飽足為止。

我知道在保護個人隱私，並能真實呈現我的意見之前提下，研究者會將足以辨識我個人身份背景的資料予以隱匿與更名，我的隱私權受到絕對的保密與保障。研究者會將錄音帶與文字稿加以保密與保管，並會在研究完成之後銷毀掉。

我知道研究者為了要完整紀錄及分析，訪談過程需全程錄音並轉成逐字稿，而訪談逐字稿的謄寫，主要由研究者本身完成。

我了解在研究過程中，若我有任何的擔心與疑慮，皆可向研究者提出改善或停止之要求。

研究參與者：

研 究 者：

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受訪者與研究者各持乙份）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年齡：

性別：

學歷：

公司職務：

工作年資：

每日工時：

結婚年數：

治療年數：

治療次數

孩子數：

孩子年齡：

與公婆同住：

先生是否為獨子：



附錄三

訪談大綱

1-1 你為什麼進入半導體產業？

1-2 這個行業有哪些工作特性？

2-1 你是如何當上半導體產業的主管？

2-2 你認為半導體業女性主管有哪些特質？

3-1 當初是如何走入婚姻的？

3-2 原本夫妻兩人對生育孩子有何想法？

4-1 如何發現須接受不孕症治療？

4-2 為何想實施不孕症治療？

5 談談不孕症治療的過程；包括失敗與成功後的心理轉折對你的工作有何影響？

成功：

6 請談談不孕症治療成功到懷孕生產這一段時間的工作狀況；家庭生活狀況；以及心理狀態

7 生小孩以後對工作或生活有什麼影響？

8 縱觀從不孕到生產這一段過程，你現在對生育子女有何看法？

9 你在這些不同角色中，如何看待自己的定位？並如何因應不同角色的要求？

失敗：

6 你如何決定要放棄不孕症治療？

7 對於自己不具有母親這個角色，你的看法如何？對你的工作有何影響？

8 現在的你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各角色的比重為何？